



高貢雜指

元

5512
498
3





波
47
3

禹貢錐指卷第四

海岱惟青州 釋文岱音代

德清胡渭學



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顏氏 師古曰岱即太山也

渭按成王賜太公履曰東至于海季札聞齊音曰表

東海者其太公乎齊湣王謂張儀曰齊僻陋隱居東

海之上是東據海也而傳兼言北楚子謂齊侯曰君

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勃海蓋自今成山以至

樂安者是也故云東北據海然自朝鮮以至日照皆

青也所遺多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琅邪與朝鮮也地

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

州東南有博縣故城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為西北

也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
史記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岱主南言與徐分
界也而傳兼言西則岱不足以表其界蓋青西以濟
為兗界齊語正封疆西至于濟其明徵也北自琅槐
以西亦以濟為兗界故王莽改漢齊郡曰濟南而經
不言濟者蒙兗濟河之文從可知也傳兼言西則欲
密而反疎甚矣說經之難也

正義云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
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
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
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

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渭按安國
傳出魏晉間其釋舜典云分青為營襲馬鄭也此
云青州東北據海蓋直案當時輿地遼東屬幽州
以為青之北境至勃海而止故曰東北據海若忘
乎其營之出於青者而穎達善為傳會訓據曰跨
以求合於前說夫青之跨海固也而以傳之據為
跨則非也以青之據海為跨海猶之可也推而至
於兗之據濟揚之據淮荆之據荆山梁之據華山
之南雍之據河皆以為跨之則大不可矣穎達豈
未之思邪先儒謂分青為營據爾雅齊曰營州以
立義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是堯時遼

東本屬青也而王明逸非之曰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止者如珠崖在大海中自爲一隅而屬於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遼東固中國東境豈有不屬接壤之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周時遼東即營州而并於幽州則堯時決非屬青矣斯言亦近理然孫炎以爾雅爲殷制殷必有所受遼東苟非青域殷何由改青曰營馬鄭諸儒相沿已久當從之古今疆域或因或革未可據周之屬幽以證堯時不屬青也

周禮正東曰青州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并於青也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即孟豬經於豫州曰導荷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奚養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西有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渭按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古青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河沛其浸菑時皆青地爲幽所侵而賈不言何其疎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

入幽其西又為兗所侵而損豫之東南境以益之
徐則岱山大野皆入於兗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
云青州即徐州亦言其大略而已

林少穎云爾雅不言青州者青并於徐也蔡傳取
之渭按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邢昺疏云營
州即青州地也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
齊有營丘豈是名乎蓋殷改青曰營青地入營未
嘗并於徐也林氏徒以越海之艱當合徐而不合
營故為此言然邢疏鑿鑿可據蔡氏汨於近說而
不知攷亦獨何哉

唐營州治柳城縣

西南距平
州七百里

此隋開皇三年平高寶

寧以其地置營州大業初改為柳城郡者實在禹
冀州舜幽州之域於青州無涉也水經大遼水注
云渝水首受白狼水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僑
置於此也寰宇記引開元十道略云舜築柳城以
證古時已有柳城之地蓋皆因爾雅齊曰營州之
文而附會為此說不知柳城漢屬遼西郡隋始於
此置營州名同而地異非舜之分青為營者也
青州有古爽鳩氏之虛為季荊有逢伯陵蒲姑氏
之所因及斟灌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
考者齊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為齊燕二
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琅邪東境是遼東漢復置青州

領郡國六後漢魏竝因之領郡國五晉分置平州青州領郡國六後改

曰幽州唐為河南道之北海青州濟南齊淄川淄高

密密東萊萊東牟登等郡河北道之安東都護府

按以上通典所列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當

往屬徐又有當來屬者兗域濟陽之盧縣及東阿

之東境後漢穀城縣地在濟東者即今東阿縣平陰之北境徐域魯郡乾封

萊蕪之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山東登州萊州

二府其青州府則益都臨淄昌樂安丘壽光臨朐

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肥城長

清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萊蕪之

北境兗州府則唯東阿及平陰之北境三府之地南以齊長城故址與

徐分界西及北以漢時濟水故道與兗分界其東北跨海為故遼東都司之東

境及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

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八

九百里形如吐舌史記齊世家云齊自泰山屬之

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蓋并登萊計之也海

水自日照縣東與徐分界日照本漢海曲縣屬琅邪郡今屬青州府莒州北歷諸

城縣東折而東北歷膠州即墨萊陽棲霞文登諸

縣南又東北出而西折歷寧海州及福山蓬萊二

縣北蓬萊登州府治也海在府城北五里北與遼東相望自新開海口而東北抵遼東金州衛南之旅順口三百里而近有沙門砣磯鐵山諸

島可以泊舟避風一帆徑度亦不甚險漢書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擊朝鮮元和志大人故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又西歷招遠掖縣昌邑濰縣

北與兗分界

禹河自碣石入海碣石以西為逆河其東則海無所謂勃海也勃海之名始見於戰國策蘇秦說齊曰北有勃海是也然春秋時已有之左傳楚子使屈完謂齊桓公曰君處北海韓非子曰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北海少海即勃海也亦作勃澥說文云海之別又謂之裨海齊語渠弭於有渚韋昭注云渠弭裨海是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尾閭也應劭曰海之橫出者曰勃史記索隱崔浩曰勃勃趺也勃趺出者橫在齊北故齊都賦云海勃出為勃

徐幹立思皆有齊都賦

漢置勃海郡治

浮陽縣即今河間府之滄州又置北海郡治營陵縣即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二郡皆在勃海之濱一屬兗一屬青也元和志萊州掖縣北有渤海則已入東萊郡界過碣石二百餘里矣元人又以鐵山為碣石于欽齊乘曰青州東北跨海跨小海也蓋太行恒岳北微之山循塞東入朝鮮海限塞山有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為渤海之口闊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

于氏所謂碣石蓋即鐵山也鐵

山南對沙門島北與旅順口相接正當渤海之口若在昌黎者與此地遙隔五六百里安得舉以為言

勃海初不若是

之遠經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又云至于碣石入于海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平頂山志卷第四
尾沒於勃海碣石碣石者河海分界處也碣石以西至直沽口禹時為逆河戰國時謂之勃海勃海止此耳以鐵山沙門為勃海之口而旅順以東為大海近志之失也詳見導河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傳云泰山為四岳所宗周禮兗州山鎮曰岱山爾雅河東岱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黃帝東至於海登岱宗漢書五行志曰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山有天門日觀馬第伯封禪儀記云仰視天門突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應劭漢官儀云泰

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唐六典云泰山周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今泰安州境有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等山新泰縣境有龜山新甫山雖隨地異名實泰山之支峰別阜也

岱南與徐分界處嘗考齊長城故址而約略得之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春秋時已有長城矣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城緣河徑泰山千餘里東至琅邪臺入海齊記曰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水經注云濟水自臨邑縣東又

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

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見濟水又云朱虛縣泰山

上有長城泰山東泰山也亦名小泰山在臨朐縣南百里朱虛故城在縣東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見東汶水括地志

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齊州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臺在州治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琅

邪山元和志云故長城首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云盧縣有長城東至海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

鉅防鉅防即防門也寰宇記云諸城縣南四十里

有長城東南自海迤邐上大朱山盡州南界二百五十里大朱山南距琅邪臺六十里今按齊長城橫絕泰山縣地千

餘里自平陰而東歷肥城在縣北長清在縣南泰安在州西北六十

里萊蕪在縣北淄川在縣南沂水在縣北九十五里臨朐在縣南又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西

接沂水縣界莒州在州北以訖於諸城在縣南七十里皆有故址此雖後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為之禹時青徐分

界亦必以此也青西及北以濟為界鄭漁仲云不言濟者以兗州見之也按水經注濟水自臨邑過平陰盧縣歷城

臺縣梁鄒臨濟安平樂安利縣至琅槐入海以今輿地言之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界中之大清河及

章丘鄒平常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界中之小清河即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古青充分界處也

青之東北界無可考疏云越海而有遼東之地恐未盡通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韓地太遠而玄菟不可遺竊疑漢武所開二郡皆古嶧夷之地在青州之域者而三韓不與焉蓋嶧夷羲和之所宅朝鮮箕子之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漢書言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

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後漢書言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觀其土俗則青之東北界不止於遼東明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北據河為塞竝陰山至遼東朝鮮列傳云自始全燕時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燕秦之所經略蓋禹貢嶧夷之地唐一行所謂北戒山河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以限戎狄者是也星傳謂北戒為胡門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為廣寧衛本遼東無慮縣也

衛西幽州域衛東營州域都司城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舊界蓋即蒙恬所築起臨洮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故陞湮沒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衛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為上京禹貢青州之北界當極於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北流為混同江南流為鴨綠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即此江也都司城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去登州不遠順風揚帆信宿可達明初遼東士子附山東鄉試後以

渡海之艱改附順天猶周之并營於幽也

嶧夷既略

釋文嶧音隅

傳曰嶧夷地名正義曰即堯典宅嶧夷是也王氏曰略為之封畛也曾氏曰地接於夷不為之封畛則有猾夏之變金氏曰首書嶧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和宅嶧夷以候正東之景故特表於前渭按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仲宅嶧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嶧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是以九夷為嶧夷也金說本此蓋碣石之功畢禹即東行至遼東經略嶧夷然

後渡海而南治濊淄二水也

嶠夷堯典疏云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鍬渭按五帝本紀作郁夷張守節曰郁音隅夏本紀仍作嶠夷司馬貞曰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鐵在遼西鐵古夷字也緯書已亡檢史記無作禺鍬者唯說文作嶠鍬鍬字見金部云古文鐵从夷从夷則可讀為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寫之誤

九州唯此書略必有精義傳云用功少曰略非也按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

訓界經略猶言經界也王說本此而曾氏尤善林少穎稱之

堯典傳云東表之地稱嶠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嶠夷一也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嶠夷故云暘谷嶠夷一也然不言在何郡縣說文暘山在遼西一曰嶠鍬暘谷也既在遼西則冀域而非青域不可以當禹貢之嶠夷薛士龍云嶠夷今登州齊乘因以寧海州為嶠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按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祠齊之八神其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

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有成山是也

不夜故城在縣東

自古相傳為日出之地謂羲仲之所宅在

此頗近理然文登與萊州接壤禹既略嶠夷不應越萊夷而西治濰淄是則可疑耳且朝鮮更在成

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為得宜

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為太史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七東極

高麗西至溟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之所未及按高麗即古朝鮮北極出地三十八度與登州同後世朝鮮為外國測景但可在登州堯時嶠夷為青域測景自當在朝鮮也元之初起威行塞外諸國罔不臣服故測景窮河源悉聽其所為范史以東夷九

種為嶠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今從之

通鑑唐高宗顯慶五年命蘇定方伐百濟以新羅王春秋為嶠夷道行軍總管是亦以東夷為嶠夷也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

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地理志云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滅貊句驪蠻夷應劭曰玄菟故真番國樂浪故朝鮮國也後漢書東夷傳云滅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漢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然則此二郡之地東窮大海皆古嶠夷也玄菟北與夫餘挹婁連壤故為之封畛使北國不得南侵樂浪南與三韓分海故為之封畛使島夷不得北侵而中外之防峻矣

濰淄其道

釋文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渭按濰淄漢書作惟淄顏氏云惟字今作維淄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

傳曰濰淄二水復其故道正義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山見說文班志無之此誤增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博昌縣入海今漢書本作入濰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蔡氏曰上文言既道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汜濫既去水循其道也渭按都昌屬北海郡博昌屬千乘郡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東有箕縣故城益都縣西南有萊蕪故城博興縣東南有博昌故城萊州府昌邑縣西有都昌故城皆漢縣也

顧氏日知錄曰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

在今莒州西北九十里書

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系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淄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馬文煒曰漢書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按北海郡別無淮水蓋亦濰字之異文

於惟水

胡三省注惟當作維

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竝从鳥

佳之佳則一爾後人誤讀為淮沂其又之淮而呼此水為槐河失之矣

按准字當从佳人之佳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

水經注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

許慎吕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

山蓋廣異名也元和志維山在密州莒縣東北八十三里維水所出渭東
按說文維水出琅邪箕屋山謂琅邪郡箕縣之屋山非山名箕屋也

北逕其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城在今諸城縣西南又

東北逕東武縣故城西故城漢琅邪郡治也今為諸城縣治元和志維州故堰在諸城縣東北四十六里蓄以為塘方二十餘里溉水田萬頃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城在今安丘縣南又北

逕高密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南元和志維水在高密縣西南去縣四十里韓信與楚將龍且夾維水而陳即此處又北逕淳于縣東今安丘縣東北有淳于故城維水在縣東五十里又北左會

汶水此東汶也出朱虛縣小泰山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

西應劭曰淳于縣東北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今昌邑縣南有平城故城東南有密鄉故城又東北逕下

密縣故城西城在昌邑縣東南與維縣接界維縣本唐北海縣元和志海在北海縣東北一百二十里維水南去縣五十五里又東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晉省都昌入掖縣宋建隆三年始以其地改置昌邑縣又

東北入于海元和志萊州掖縣海在縣北五十二里以今輿地言之維水出

莒州東北濰山歷諸城屬青州府高密屬萊州府安丘屬青州府濰

縣至昌邑東北五十里入海也並屬萊州府

說文有留字留字而無淄字淄作留或作留周禮

幽州浸曰留時是也水經注淄水出泰山萊蕪縣

西南原山下世謂之原泉淮南子曰淄水出自飴山蓋山別名也括地志曰淄州淄川縣東北

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治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齊乘曰淄水出今益都縣岳陽山東麓地名泉河古萊蕪地岳

陽即原山也淄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漏益都新志淄水源曰泉河頭泉在縣西南一百三十里

東北流逕萊蕪谷谷在今益都縣西南元和志淄水西去益都縣五十五里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城南

述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咀兩山間道由南北門元和志萊蕪縣故城在今淄州東南六十里按故城明初割屬益都今在其西南或仍謂在淄

川縣界者誤也今萊蕪本漢贏縣唐貞觀元年省入博城長安四年復以其地置萊蕪縣在泰安州東一百二十里

又西北轉

逕城西又北出山謂之萊蕪口齊乘曰淄水自萊蕪谷又北逕長峪青州舊志自臨淄西

漱六軒

馬貢惟旨卷第四

漱六軒

南至古萊蕪有長峪界兩山間踰二百里中通
淄河按長峪本名馬陘亦名奔中見春秋傳 東北流逕牛山西

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 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

泉並出山即牛山也水在齊八祠中北流注于淄 又北逕其城東 城中有營丘爾雅云水出其前左為營丘也漢齊郡治此

又東逕利縣東 晏謨曰利縣在齊城北五十里齊城即青州府北五十里之臨淄故城也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又東北逕東安平城北 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按淄水自利縣東又東北流不得過博昌之西南今臨淄縣東有安平故城若以為是則當先安平後利縣豈注文偶爾失次邪不然則道元誤引利縣東北當別有東安平城也

又東逕巨淀縣故城西 城在今樂安縣東北 又東北逕廣饒縣

故城南 城亦在樂安東北漢廣饒巨淀二縣屬齊郡後漢省晉復置廣饒劉宋改曰千乘歷代因之金改曰樂安元和志淄水南去千

乘縣二 又東入馬車瀆 瀆水首受巨淀即濁水所注也在今樂安十八里

在縣東五十里清水泊北 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 應劭曰博昌東北八十里琅槐鄉故縣也今

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琅槐故城是 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繩之水合

互受通稱 時水出齊城西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漢漆水北逕博昌南界入時水自下通謂之澗又東北至廣饒故城北東

北入淄水孔子曰淄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繩當作澗齊乘云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蓋伏淄所發土人名曰烏河一名澗水亦名如水澗水北流勢極屈曲俗稱九里十八灣 又東北

至皮丘沈入于海 沈疑是坑如馬常坑之類下同 故晏謨伏琛竝言淄

澗之水合于皮丘沈西 元和志壽光縣淄澗二水西自千乘縣界流入去縣四十里 地理

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海蓋舉縣言也 謂言琅槐而不言皮丘坑以

今輿地言之淄水出益都縣東南岳陽山歷臨淄

博興樂安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 並屬青州府元和志渤海在壽

光縣東北一百十里 據琅槐故城在今樂安縣界則淄水入海

不當在壽光然清水泊跨二縣之境必皆漢琅槐

地馬車瀆近海處豈即古之皮丘坑與 元和志千乘縣北有青丘齊景

漱六軒

公敗于青丘即此齊
乘云今清水泊是也

朱長孺曰淄水地志云入濟水經

獨云入海者馬車瀆以下乃濟水入海處淄水入

海之道與濟水正同非經志互有齟齬也渭按濟

由馬車瀆入海自金皇統中始前此不爾也河渠

書云於齊通淄濟之間故淄得由博昌入濟

地志謂淄入濟水經謂淄入海杜預謂淄入汶鄭

樵以入汶為是今按左傳昭二十六年成人伐齊

師之飲馬於淄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

入汶此淄即柴汶也杜注左傳不誤鄭據以為禹

貢之淄則誤耳

青與兗以濟為界則濟之下流青亦受之但淪濟

之功在治徐時故此州專紀濰淄亦猶徐揚共是

淮而排淮之功治徐時已畢故獨書其久而揚不

復言也敢以補林氏之闕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釋文濱必人反斥徐音尺渭按濱漢
書作瀕後同斥史記漢書並作瀕

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正義曰說文鹵鹹地也東

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

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林氏曰此州之土有二種平

地則色白而性墳至於海濱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

者鹹土可煮以為鹽者也金氏曰斥鹵可煮為鹽故

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渠展今不

知所在水經注云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
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坳相承修煮不輟平
度漢屬東萊郡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自此以西歷
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其北境濱海之地疑即是古
之渠展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璞以海濱廣斥當
之渠展蓋海隅之別名也然廣斥恐不止於此按
齊語桓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
征以為諸侯利韋昭曰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
萊齊東萊夷也漢置東萊郡今為萊州登州二府地取魚鹽者不征稅所
以利諸侯致遠物也由是觀之則東萊出鹽最多
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古曠切南北曰輪禮記

注云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也今
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以煮

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金說良是

管子注云渠展地名涉水入海之處

冀兗皆濱勃海今靜海縣東有鹹水沽即古豆子
甌地斥鹵數十里鹽山縣東有鹹土周百五十里
長蘆鹽利出此者十之五六皆兗域也而經不書
徐揚皆濱大海自吳淖煮鹽以富其國會稽於是
乎有鹽官唐以後淮浙之鹽甲於天下二州鹹土
更多而經亦不書獨於此書海濱廣斥何也蓋他
州鹹土在沿邊一帶冀兗徐各數百里揚據禹迹
之所及亦止千餘里而東萊之地斗入大海中長

八九百里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是一州而兼數州之斥地形卓詭故特書之昔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迺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桓公管仲復脩其業通魚鹽之利於東萊及靈公滅萊而有其地為利益博故晏子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言陳氏厚施通東萊之利於國中也檢漢志北海郡唯都昌壽光有鹽官而東萊郡則曲成東牟愜音堅昌陽當利五縣竝有鹽官則萊夷之產倍於齊國又可知已齊之所出不足以給諸侯故弛禁而通萊夷之產以濟之齊資萊萊無藉於齊愚故以為廣斥在東萊也

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謂使萊夷之產得售於齊而輸之遠方不然

則何以言利諸侯邪此古人倒裝文法慎勿錯解

抑又思之人性不能食淡艱鮮已奏則鹽亦食之最急者故禹既制貢以給國家之用而又懋遷有無使四方之人各得其所欲青之廣斥所以利民者甚大又安得而不書傳意謂經志土復其性審爾則濱海之州皆然何獨書於青茅氏匯疏云以鹽利早開故特標土質為貢鹽張本庶幾得之

樂安縣志云海濱廣斥謂如今高家港以往其地都無所生婦人有白首而不識五稼歲時盤薦唯魚殮耳知府朱鑑詩曰海若生潮成碧浪天如不雨盡黃塵可堪二月無花柳踏遍孤邨不見春渭

按斥鹵之地五穀不生大率類此高家港即古馬車瀆在縣東北五十里謂此亦齊之渠展則可若以為青之廣斥盡於此則非也

斥鹵對言則東方為斥西方為鹵單舉則斥亦鹵也故鄭康成云斥謂地鹵鹵史漢竝作廣瀉廣韻云瀉鹵土周禮草人鹵瀉疏云逆水之處水寫去其地為鹵鹵通作鳥溝洫志民歌史起曰終古鳥鹵兮生稻梁注云鳥即斥鹵呂氏春秋鳥作斥蓋古字斥與瀉鳥通也黃氏日抄曰案管子斥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鹵地於斥不相干今嘉興府瀕海人呼產蘆之地為斥塹渭按海濱鹵土不生他

物唯蘆生之可充薪芻以給煮鹽之用取之甚便故曰斥者薪芻所生之地未見斥之非鹵也嘉興之斥塹亦即鹽場先儒之義殆不可易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釋文鹽餘占反絺勅其反

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林氏曰鹽即廣斥之地所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蔡氏元度曰貢物不以精麤為敘而以多少為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也他倣此吳氏曰海物水族排蜃羅池之類渭按海中之物詭類殊形非止江河鱗介之族故謂之錯

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宋史食貨志云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潁鹽周官所謂

鹽鹽也

鹽鹽周禮作苦鹽苦音曰鹽說文監河東鹽池从鹽省古聲

潁古煮字海鹽井鹽

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按今解州鹽池密邇帝都其所出豈不足以給甸服千里之食而必有藉於青者蓋洪水之後土性未復不能凝結成鹽故耳水經注云河東鹽池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洑則鹽池用耗洪水之為害於鹽也明矣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說者謂池遇南風則結鹽多故曰可以阜財蓋

鹽鹽未幾即興也然周官鹽人之文諸鹽用各有所宜則後此鹽鹽雖興青之貢恐亦終不可廢耳詩為絺為綌服之無斃傳云精曰絺麤曰綌周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蓋取諸畿內此經為邦國之貢故獻其布之精者內外事不同也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普通反之中以絺則絺又可用作巾矣禹時青豫既貢絺揚之島夷又貢卉服先儒以為即葛越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後世專以出南土者為佳攷杜氏通典貢蕉葛者凡十餘郡皆南土也唯臨淄貢絲葛十五疋猶有禹貢之餘制焉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羸古螺字醢羸音排蜃蜺音遲醢

又鼈人祭祀共蠃羸蜺以授醢人故林氏以海物

為羸蠃蜃蜺之類然蜺乃蚘蜉子非水族也鄭康

成庖人注云青州之蟹胥後漢伏隆傳張步遣使

獻鮓音電魚斯實經之海物矣又按本草烏賊海鷄牡蠣馬刀魁蛤文蛤車螯東海中皆有之

馬刀即蠃魁蛤即蚶也禮王者大饗有四海九州之美味禹菲

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故此等亦令貢之非以奉上

之口腹也青距帝都不過二千餘里而又獻薨古老

反不獻鱸悉然反則於民固無害矣後世海物莫盛

於嶺海而海岱則微如郭璞江賦所言王珧海月

三蛟虾江洪蚶石蚌蠶蟾之類皆嶺海產也遠方

馳貢煩擾疲費唐元和中孔戣奏罷明州歲貢淡

菜蚶蛤之屬長慶中復貢元稹觀察浙東又奏罷

之明州且以為苦况粵閩乎以是知禹貢海物唯

青有之而不及徐揚其為斯民慮也蓋詳

惟錯有別解林少穎云先儒謂海物錯雜非一種

此說不然夫既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

種矣何須更言惟錯竊謂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

木文勢正同錯別是一物如豫州之磬錯也吳幼

清云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暨也或在句端猶如

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

為錯涓按此錯果為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惟字

在句中亦不盡如吳氏訓海岱惟青州豈可謂與
青州暨青州邪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釋文畎王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鉛寅專反字从台台音以選反怪如字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陸氏德明曰怪石砥砮之屬王氏曰黑錫曰鉛林氏曰凡貢不言其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為良也又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竊意當時

制禮作樂資以為器用之飾有必不可闕者非貢無

益之物以充玩好也程氏

大昌

曰質狀色澤似石而

非石故命為怪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古者用玉比後世特多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之玫瑰琇瑋之類是已蓋貢怪石以足用非如今靈璧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為戲玩者也

按尹文子云魏田父得玉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怪石似玉故可以相誑

益稷濬畎澮距川傳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正義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
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惟言畎
澮者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與此釋岱畎不同渭按
二義不可偏廢山勢已盡平原曠野之鄉可以備
五者之制自當依匠人說若在山中崎嶇偏側安
所得成同之地而為之自當依釋水說蓋谷是澗
澗之流直出山中以注谿即禹所謂畎谿則谷口
橫截一道受澗澗諸水以注川即禹所謂澮也匠
人之溝洫乃人為之谿谷天成不必五者俱備秩
然整齊

周禮太宰九職其一曰嬪婦化治絲枲又有典絲

典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之於外內
工賈疏云按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雄麻
對苴是麻之有蕢實者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
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是
枲賤於絲也充豫通州之絲皆可貢青所出不盡
美故繫之以岱畎

說文鉛青金也本草鉛一名黑錫今泰山之下不
聞有鉛蘇頌曰鉛生蜀郡平澤今有銀坑處皆有
之蓋礦利漸開不必以岱畎為良遂隱而不傳矣
鉛不知其所用案胡粉黃丹皆化鉛為之土宿真
言本草云鉛乃五金之祖變化最多一變而成胡

粉再變而成黃丹是也胡粉一名白粉黃丹一名朱粉可以代丹堊故貢其材使煉治之以給繪畫塗飾之用也

魯頌閼宮之卒章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楠有烏路寢孔碩徂徠山在今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實岱之支峰特異其名耳水經注云徂徠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見第二十四卷昔秦始皇登泰山避風雨於松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岱畎之多松明矣齊魯以岱分界徂徠在南與新甫俱為徐域故其材魯得用之也

金吉甫云怪石如今萊之温石可為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峰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澗石色若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為器用今取以為硯登州府志云怪石出萊陽縣五龍山色類崑山石而文理過之渭按經之怪石本出岱畎青萊登之地去岱絕遠泛引無當也名醫別錄言白紫石英皆生太山山谷白石英大如指長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長五六寸者彌佳寇宗奭曰紫石英明徹如水精但色紫而不勻李時珍曰太平御覽

云自大峴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甚瓌瑋
斯二英者其經之所謂怪石乎英通作瑛說文瑛
玉光也徐鍇曰案符瑞圖玉瑛仁寶不斷自成光
若白華漢文帝時渭陽玉瑛見今白石紫石瑛皆
石之似玉有光瑩者由是觀之二英之可代玉益
信矣

詩齊風尚之以瓊英傳云石似玉亦可證石英之義

但近世器服之飾此石罕

用人唯知為藥物故言怪石者不復以二英當之

耳

魏文帝黃初元年取白石英紫石英及五色大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此則與結瑤構瓊無別非大禹作貢之意也

萊夷作牧

釋文萊音來牧徐音目一音茂

顏氏曰萊夷萊山之夷也林氏曰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傳夾谷之會萊人

欲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萊之為夷無疑矣先儒但以為地名非也吳氏曰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為業也渭按今萊州登州二府皆禹貢萊夷之地其成功獨後故書作牧於賦貢之下與冀之恒衛大陸同一變例

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春秋傳齊侯滅萊杜注今東萊黃縣是也萊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今高密縣在膠州西北五十五里縣治即夷安故城古夷維邑水經注膠水北過夷安縣東應劭曰故萊夷邑太史公曰

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西去濰水四十里然則高密亦萊地其境越膠水而西去濰水不遠矣即墨在州東而為齊邑蓋滅萊後始有其地耳然春秋時又有夷介二國與萊錯壤而居夷在即墨縣西介在膠州之南隱元年紀人伐夷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是也嶠夷既略便當治萊夷而禹不然者蓋以其水入海路近為患不深而濰淄內地宜先治之此成功所以獨後也

孔傳云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說者皆因之以作牧為一事唯吳幼清不然今按萊夷之地三面瀕海皆為斥鹵五穀不生中間又有萊膠勞成羽金與

之罘文登不其距艾等山及獫狁澤

元和志云澤在萊州昌陽縣西北四

十里今為登州府萊陽縣地也

其可耕者無幾齊地負海瀉鹵少五穀

况萊夷乎耕田不足以自給故必兼畜牧而後可以厚其生經所以言作又言牧也若從舊解則作字頗贅且經凡書作皆謂耕作此不當獨異故改從吳氏金吉甫曰萊夷地宜畜牧取其畜以供此臆說也禹貢周官未有以畜貢者唯周書王會篇言外國所獻有紈牛露犬之類蓋非常畜不可據以釋此經

厥篚檿絲

釋文檿烏篚反渭按檿史記作會蓋從古文本也

傳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

郭璞曰柘屬也。縻絲是蠶食縻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枚乘七發之言琴曰野繭之絲以為絃。蘇氏曰：縻桑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渭按：絲不入筐，而縻絲入筐，蓋貴重之。諸筐皆織成之物，而此獨以絲。蓋或弦或繒，聽其所為也。

蘇氏云：縻絲出東萊。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筐在其後，亦不言獨萊夷貢之也。登州府志云：縻絲出棲霞縣文登招遠等縣，亦有之。其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為紬，久而不敝。斯所謂出東萊堅韌異常者也。今青州、濟南、兗州等處皆有繭，紬其蠶，乃人放椿樹上食葉，作繭，絲不甚堅韌，嘗

詢諸土人，野蠶食山桑葉，作繭高巖之上，樵者往往得之，不過數枚，欲製為紬，須廣收積多，乃成一匹。所出至少，官長欲市取，亦無從得也。蓋必此種而後可以當禹貢之縻絲。古今事變不同，以今之徧地皆有，而疑古之獨出於東萊也，亦過矣。

劉原父曰：青徐揚三筐皆三夷之貢也。孫徵取之，今按揚之貝錦果出島夷，則下文厥包橘柚豈亦島夷貢之乎？其不可通也明矣。縻絲雖出萊夷，他國可市取以貢，亦猶藍田出玉而貢，璆琳者非獨藍田在其境內者也。說見雍州。

困學紀聞曰：地理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

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渭按漢世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緹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又有水綺方空音孔穀吹綸絮之目齊俗之工於織作如此然自春秋以前皆未嘗有也故青州貢絺筐縠絲而已矣豫貢絺紵揚筐貝錦舜觀古人之象以作繡四者自唐虞有之而墨子以為亂君之所造不亦詩乎蓋一意尚儉譏齊俗之侈而不自覺其言之過耳

浮于汶達于濟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蔡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渭按此經蒙兗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潔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

水經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

里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數百里水隍多行石澗中按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東接益都西接章丘北接淄川縣界高聳出羣山之上亦名馬耳山魏收志羸縣有馬耳山汶水出是馬耳即原山矣今又名岳陽山

西南逕羸縣

故城南

城在今萊蕪縣西北

又東南逕奉高縣北

今泰安州東有奉高廢縣

屈從

縣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

水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西南

逕奉高縣故城而西南流注于汶今萊蕪縣東有牟縣故城牟汶水在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

又南右合北

汶水出分水谿東南流逕泰山東合天門下谿水又東南流逕南明堂下昔漢武令奉高作明堂引水為辟雍世謂之石汶又左入于汶水今泰安州南有泮水出泰山分水嶺考其源流蓋即北汶也又西南逕徂徠山在州東南四十里又

南逕博縣故城東城在州東南漢置唐改曰乾封又西南逕龍鄉故城

南又西南逕亭亭山在州南五十里又南左會淄水世謂

之柴汶水出泰山梁父縣東南西南流逕菟裘城北又逕梁父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又逕成邑北春秋齊師圍成成人伐齊飲馬於斯水者也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今按州南有廢柴縣梁父故城西南有陽關城柴汶水在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

南逕鉅平縣故城東城在州西南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

北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城在今寧陽縣東北又西泲水出焉

呂忱曰泲水出太平上承汶水於岡縣西闡亭東爾雅汶別為闡其猶洛之有波矣泲水西南流逕乘丘縣故城東又東南注于沫水按乘丘故城在今滋陽又西逕蛇丘縣南今肥城縣南有蛇丘故城本魯蛇淵圍漢置縣又西南

逕岡縣北縣本魯闡邑在今寧陽縣境又西南逕東平章縣南今東平州東有

章縣故城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城在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又西南

逕壽張縣北壽張本壽良後漢光武更名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

今州西南十里安民亭山鎮即故安民亭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

之四汶口即今戴村壩地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

邱鄉城南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又西逕危山

南世謂之龍山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澱即今南旺湖次一

汶西逕邱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為澤渚其

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故城城在今東平州東又西逕洽鄉

城南又西南逕壽張縣故城北城在州西南又西入于濟

以今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

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

絕濟為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填淤久矣

元和志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羸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

四汶口乃下流岐分處不在五汶之數

按酈注無羸汶羸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宮山者新甫之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北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即北汶州志謂之塹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羸汶流合牟汶故酈注不言五汶以小易羸斯為當矣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

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為浯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有高栗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

山世謂之浯汶

浯水合東汶入濰故有此名

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

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淳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丘界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即入濰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

曾彥和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渭按原山北接淄川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源處猶為青域故青之貢道書浮于汶云

禹貢錐指卷第四

禹貢錐指卷第五

德清胡渭學

海岱及淮惟徐州

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
 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
 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
 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渭按地理
 志桐柏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東南
 至淮陵入海陵當作陰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詳
 見導淮徐西不言所至然爾雅云濟東曰徐州則知
 其西亦距濟而經不言者鄭漁仲云岱山之陽濟東
 為徐岱山以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愚

謂此蒙充濟河之文猶夫青耳非為其不足以辨而略之也

爾雅濟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濟東至海似為禹貢徐州之舊域然堯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水皆在焉蓋以徐為青青地太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于兗云呂氏春秋泗上曰徐州鄭漁仲釋之曰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淮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濟之與兗共也故不韋亦得以為說焉

徐州有古大庭少皞之虛左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注云大庭古國名在魯城內或曰大庭即

炎帝也劉楨魯都賦云戰武器于有炎之庫有緡大彭奄邳之封皆在焉春秋

時可考者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邾遂任宿須句顓

臾鄆郟陽鄆邾後為小邾向極牟鑄鄆郟偃陽根牟鍾

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

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泗水琅邪西境薛郡漢改置

東海郡復以其地為徐州領郡四後漢魏晉並因之

魏晉領郡國七唐為河南道之彭城徐州臨淮泗魯郡兗東海海

琅邪沂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唯魯郡乾封萊蕪

之北境當往屬青其當來屬者兗域東平之須昌

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濟陽平陰之南境青城

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
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五河虹縣泗州宿州
靈璧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
州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
滕縣嶧縣金鄉魚臺濟寧嘉祥鉅野東平汶上沂
州郟城費縣及平陰之南境濟南府則新泰及泰
安萊蕪之南境青州府則蒙陰沂水莒州日照及
諸城之南境皆古徐州域也

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
其北岸則安東縣也是為徐域海自縣東而北歷
海州東中有鬱林山

亦名鬱洲北齊置東海縣元和志云本漢
贛榆縣地俗謂之鬱州亦謂之田橫島

北歷贛榆縣東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
歷諸城縣東至琅邪臺過此則為青域矣

徐北至岱岱之西南為東平其南為泰安所謂汶
陽之田者也東南為萊蕪新泰沂州莒州諸城皆
以長城故址與青分界詳見青州

淮水今自鳳陽府壽州界

州在淮南

東流經懷遠五河

泗州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黃河合又
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中流與揚分界故
曰南及淮也

岱濟之間與充分界蓋在東平汶上鉅野之西濟
淮之間與豫分界蓋在金鄉碭山宿州懷遠之西

淮沂其乂

釋文沂魚依反

傳曰二水已治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渭按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其故城在今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詳見導淮蓋縣故城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淮納沂不決淮距海則沂無所歸故必先淮而後沂也

曾彥和云淮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害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此說非也徐揚共是淮而揚地較卑豈獨能無患蓋當時淮患孔急不可須臾待故禹在徐即令揚屬役與徐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也

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

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世謂

之柞泉北水俗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齊乘曰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按今蒙陰縣東北地名南河川小阜之下有曰狗泉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明萬曆中傅履重著水利論曰沂源出蒙陰魚艾諸山皆涓滴細流自石罅中出經數十里近縣稍大而河形散漫不可灌溉渭按東鎮沂山在今青州府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朐縣界寰宇記云即東泰山也無沂源又雕崖山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南接蒙陰縣界去縣治一百三十里沂水於此發源是謂狗泉蓋即康成所謂沂山也黃子鴻云周禮青州鎮曰沂山鄭康成謂沂水所出今沂水實出雕崖山北去東泰山尚五十餘里則古沂山當即指此隋唐時始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而祀之以為東鎮其實二山不可混也子鴻此言甚覈臨樂艾山雕崖疑即沂山支阜之異名山跨蒙沂二縣之境故縣志各載為沂源耳齊乘所謂狗泉者即北源之魚窮泉其出馬頭固山者即南源之柞泉也

又東逕蓋縣故城南

齊乘曰沂水過馬頭

固南流逕蓋縣故城按春秋又東逕浮來山浮來之水注之書公

及莒人盟于浮來即此地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又西南逕東

莞縣故城西城即今沂水縣治與小沂水合水出黃孤山西南

注于沂又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

于魯及密而死是也東安故城在沂水縣西南又南合桑泉水水北出五女山東南流合巨

及蒙陰二沂水縣西南又南與

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又南逕中丘城西春秋城中又南逕

臨沂縣故城東城在今沂州北治水注之治本作洛今俗謂之小

沂水治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地理志曰冠石山治水所出應劭

南逕費縣故城南又東南逕祊城南又東南注于沂齊乘曰沂水自諸葛

城又南逕王祥墓孝感水入焉又南至沂州城東小沂水西南入焉又南

分流入三十六湖東通流水宋慶曆間沂州修城碑云大小二沂環流

外轉而小沂尤湍於西北平日波如簞紋清淺可愛及山水水至如百萬

陳馬摩壘而來謂此水也明知州何格議曰治沂有二難一隘於石溝一

隘於廟山自石溝以上有坊口通長溝溫泉入沭之故道廟山以下有馬

兒灣通五丈溝蘆塘諸湖入邳之故道實又沂之故跡也坊口既塞每遇

淫雨石溝以上不得由長溝入沭決汙口而橫流沂水之東南鄉州北之

孝感鄉此長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溢者也沂水自入州境合治浚洪

祊諸水并趨廟山河流既盛山麓亢隘及趨馬兒灣入五丈溝又過邳之

馬頭以出宿遷而州之擅湖利者謀塞馬兒灣水合出於廟山下無所分

洩泛濫逆行上自費之朱紀等口十二處州境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屢

見衝決近河鄉郭轉為沮洳而邳之港口馬頭等十七處又下於沂費者

墊溺滋甚此馬兒灣不可不開以疏廟山之隘者也渭按費縣故城在今

費縣西北二十里治水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邳

逕其南土人謂之浚河哀公三年城啓陽即又東逕襄賁縣東今沂州西南有襄

此故城在沂州北賁故城賁音肥又

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逕邳縣西縣故邳國今邳城縣西

邳州治百五十里又南逕良城縣南左傳昭十三年晉侯會吳子于良

小沂水

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圮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圮上即此邳州志云沂河舊在州西一里今其道為黃流淤塞水自邳城入運

河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沂水縣

屬青

州府

歷沂州郊

城

並屬兗

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

邳州清河

並屬淮安府

導淮云東會于泗沂是也此經沂與淮並

書而不及泗者蓋泗之上流不為患至合沂而始

大沂則自下邳以上為患已深

觀齊乘及何格之言可見

故禹特

治之經所以言沂不言泗也

蔡傳引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

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

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

出於泰山也按水經注出尼丘之沂水流逕魯縣

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水即

曾點所浴也西入泗水與經文之沂無涉水經注

有小沂水者三曾僅舉其一沂水出泰山郡之蓋

縣今但云出於泰山非也疑脫蓋縣二字

蒙羽其藝

釋文藝魚世反渭按藝漢書作藝

傳曰二山已可種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

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

故藝為種也渭按此濬畎澮距川之事非淮沂又而

二山遂可藝也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有蒙陰故

城江南淮安府贛榆縣南有祝其故城皆漢縣也方

耕曰作既種曰藝

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詩魯
 頌奄有龜蒙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昔者先
 王以為東蒙主邢昺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
 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
 泰縣有蒙山宋省蒙陰後魏以其地改置新泰縣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
 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
 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
 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為二山也
 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
 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
 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

蒙山蒙山為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
 之邑人公鼎論曰蒙山高峰數處俗以在東者為
 東蒙中央者為雲蒙在西者為龜蒙其實一山龜
 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亦非即
 龜蒙峰也參之以邢疏東蒙即蒙山非有二山明
 矣

漢志祝其縣南有羽山杜預左傳注亦云在祝其
 縣西南縣之故城在今贛榆縣界而隋志胸山縣
 有羽山元和志云羽山在胸山縣西北一百里又
 云在臨沂縣東南一百十里與胸山縣分界胸山
 今海州臨沂今沂州也近志郟城縣東北亦有羽

山接贛榆界齊乘云羽山舊在胸山縣東北九十里今屬沂州在東南百二十里時郟城未復故在州境也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郟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也明一統志云在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則誤矣說者皆以此山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傳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也愚謂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孔安國舜典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孔傳謂在海中者合當

從之齊乘九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蓬萊新志云在縣東南三十里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城不可以無辨

蘇傳云二水旣治則二山可治後儒皆遵其說今按蒙山南去淮水約五百餘里羽山亦幾三百里淮之橫溢不到二山及其旣乂二山亦未必悉治唯沂水歷蒙羽之間利害頗切然二山仍自有畎澮之水當濬之以距川者亦非但治沂而已也淮不乂則沂不可得而治沂不乂則蒙羽不可得而治然淮沂旣乂而二山畎澮距川之處施功正不少也沂水介於二山之間其西爲蒙山蒙山水

蒙陰二水皆出焉又有治水桑泉水堂阜水叟齒
 水並歷蒙陰縣界中東南注于沂此蒙山畎澮之
 流章章可考者也其東為羽山有洙游二水並山
 而行畎澮之水皆入焉洙自北而南合泗以入淮
 游分淮而北會洙以入海沂東通洙洙東通游苞
 絡灌注縣地數百里按洙水漢志作術水出琅邪
 東莞縣南至下邳入泗行七百一十里今沂水縣治臨
 淮淮浦縣有游水北入海今安東縣西有淮浦故城
 出東莞縣大弁山與小太山連麓而異名也元和志云洙水
谷名東南逕其縣東又南逕陽都縣東沂水縣西南有陽都故城齊乘
連水曰水出沂山東麓傅履重水利論曰洙水故春秋又南逕即丘縣之祝丘
汎盪奔潰淤沙彌望竭力修築隨復淤塞

桓公五年城祝丘是也今沂州東北有即丘故城齊乘曰洙水自莒州又
 南溫泉水西來入焉又東南經倉山馬嶺羽山由吾羣山聯絡洙東沂西
 交山而行山峽之間有山口池者俗云禹鑿沂水由三十六穴湖貫北峽
 口與洙相通按今莒州東有洙水自沂水縣流入至州南折而西南逕沂
 州東又南入郯城縣界蓋即丘故城也雖在沂州境而莒州亦得其縣地故也又南逕厚丘縣今沂陽縣北有厚丘
 故城分爲二瀆齊乘曰洙水自厚丘縣分爲二今名南連北連也一南逕建陵縣故
 城東故城在沭陽縣西北一百五里建陵山下至下邳入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有直河入泗即古洙
 也其左瀆東南逕司吾城東今宿遷縣北有司吾故城又東南歷柎
 口城中東南至胸縣入游注海也今海州南有胸縣故城又云淮
 水於淮浦縣枝分北為游水歷胸縣與洙合逕胸
 山西山在海州南四里又北逕利城縣故城東寰宇記云故利城在賴榆縣西六十
 里又北歷羽山西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左傳祝其實地二名也賴榆志云祝其故城在縣南五十里夾谷山西南十五里又左逕即丘縣故城西又

東北逕贛榆縣北又東北逕紀鄆故城南

左傳昭十九年齊伐莒莒

子奔紀鄆杜預曰紀鄆地二名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寰宇記云在縣東北七十五里平地近海也

又東北入海爾

雅曰淮別為濳游水亦枝稱者也以今輿地言之

流水出沂水縣歷莒州沂州郯城至沭陽縣西北

分為二水其一南至邳州入泗即齊乘所謂南漣

水也其一為左瀆北至海州與安東之游水合自

下游沭通稱又北至贛榆入海即齊乘所謂北漣

水也說者皆云淮沂既治則蒙羽可藝而不知禹

更有施功之處羽山尤不明白故沭游二水特詳

著之

茅氏匯疏曰山之可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

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高

大蒙羽非其匹也意其壤地沃饒亦略有同者與經

言徐田上中齊乘云沂州東南芙蓉山下有湖漑

田數千頃香粳畝鍾古稱琅邪之稻元和志承縣

界有陂十三所

漢承縣屬東海郡承音證今嶧縣西北有承縣故城

今沂嶧二州

元沂州治

臨沂縣嶧州治嶧縣

仰泐承二水漑田青徐水利莫與為匹皆

十三陂之遺跡

齊乘又云東泐河出沂州西北之其山南流至下莊站東分一枝入芙蓉湖西泐河出嶧州東北抱

嶺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泐合又有魚溝水出浮丘山亦合於此故名三合南貫四湖又南合武河入泗謂之泐口淮泗舟楫通焉則蒙

羽為沃壤可知渭按嶧近蒙沂近羽然齊乘所言

諸水皆在蒙山之野去羽山尚遠羽之側近則唯

沭游為大橫流之後水道填淤大川已治而畎澮

之水不得所歸則良田長為汙萊矣此蒙羽之間所以必勤荒度也所治者衆大小諸水役均功敵不可偏舉一二故言山以包之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釋文豬張魚反劉東胡反底之履反渭按野漢書作楸豬史記作都後同酈道元云水澤所聚謂之

都亦曰豬

傳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正義曰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曰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蔡氏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漢東平國景帝亦名濟東國益知大野

東原所以志濟也渭按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西有鉅野故城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是也何語見水經濟水注漢東平國治無鹽縣其故城在今東平州東東原乃汶濟之下流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而下流之患以紓又濬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致平可以耕作也

周禮兗州澤藪曰大野夏元肅云大野在徐之西左傳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獲麟杜注云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秦漢之際稱鉅野澤史記彭越漁於鉅野澤中後又稱巨澤水經注濟水東

北出巨澤是皆大野矣元和志云大野澤在鉅野
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近志云鉅野
澤在縣城北按鉅野故城在今縣之西而何承天
云舊縣故城皆在澤中則澤必不起自今縣之東
北可知也蓋此地屢遭河患漢元光三年河決濮
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年始塞自是之
後五代晉開運初宋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
年金明昌五年河皆決入鉅野溢於淮泗或由北
清河入海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
形久已非禹迹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
地鉅野嘉祥汶上任城等縣皆罹水患及河南徙
澤遂涸為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

吳幼清曰大野澤俗稱梁山灤于欽齊乘亦云澤
即梁山泊也梁山在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東平州
西南五十里東接汶上縣界

地志云在壽張縣西南二十五里此
漢壽張縣也故城在今東平州西南汶水西南流與濟水會

於山之東北迴合而成灤志云大野澤之下流也
水常匯於此金時河益南徙梁山灤漸淤今按水
經注濟水自乘氏縣西分為二一水東南流一水
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是為濟瀆又北右合洪水
又東北逕壽張縣西此亦漢縣非今壽張
縣治王陵店者也安民亭南汶水
從東北來注之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即

無鹽縣界濟水又東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
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梁山跨東平壽張之境
而汶濟會於其東北匯成此樂志以為大野澤之
下流下流二字視吳于獨有分刊

王明逸謂大野即南旺湖按湖在汶上縣西南三
十五里會通河之西岸志云湖即鉅野澤之東偏
縈迴百五十餘里宋時與梁山樂合而為一圍三
百餘里亦曰張澤樂熙寧十年河道南徙會于梁
山張澤樂是也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遂畫為二
隄漕渠貫其中渠之東岸有蜀山湖謂之南旺東
湖周六十五里中央有蜀山隄北有馬踏湖亦謂

之南旺北湖周三十四里有奇南旺地特高號為
水脊賴有閘以節其流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矣

澤體滂下能鍾水似不應爾東湖蓋即水經注所

稱茂都澱也酈道元云汶水自桃鄉四分桃鄉故城在今汶上縣東

北四謂之四汶口今東平州東戴村壩即四汶口之地其左二水雙流西南逕

無鹽東平陸今汶上縣治即東平陸故城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

都澱澱水西南出謂之巨野溝又西南入桓公河

次一汶西逕壽張故城東遂為澤渚蓋即今南旺

北湖也三汶皆在汶上縣界其右一汶西南流逕

無鹽故城南又西南逕壽張故城北又西南入濟

此汶在東平州界即舊注安山湖合濟水者也茂

都澱水西南出為巨野溝則澤在南旺之西雖相
去不遠而湖之不得即為澤也明矣自宋時梁山
樂與南旺湖混而為一世遂指南旺為大野說經
者惑焉焦弱侯云大野澤元末為黃河所決後遂
涸而志家以南旺湖當之譬諸好古者執今之所
鑄而堅以為商彝也不亦過乎

史記集解曰鄭玄云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
索隱曰張華博物志云兗州東平郡即尚書之東
原孔疏本此今東平州及泰安之西南境是也
其地在之西南濟之
東汶之北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云汶
水北地水經蛇水出岡縣東北太山西南流逕汶

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見汶水元和志

汶陽故城在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

沃饒故魯為汶陽之田龔丘今寧陽也縣本魯闡

邑杜氏春秋釋地曰闡在岡縣北者也謹邑亦在

縣界即定十年齊人所歸之謹田矣東原土田沃

饒而地勢下溼故先儒言水患既平始可耕作也

濟水自梁山東又北逕須朐城西城在東平州西南又北逕

微鄉東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又北逕須昌縣西州西有須昌故城經

所云會汶而又北者春秋莊公三十年公及齊侯

遇于魯濟又襄公十八年諸侯會于魯濟同伐齊

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

魯濟蓋魯地也謂是水之濱矣濟西係兗域大野
東原之役乃二州協力爲之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斬字林才冉反包必茅反

字或作苞

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正義曰戠埴音義同
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易漸
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積也孫炎曰初叢生曰包
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曰積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
美也曾氏曰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
工老子言埴埴以爲器惟土之膩故可搏可埴也林
氏曰徐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

久矣至此始進長叢生故特書曰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
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
者覆四方正義曰燾覆也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
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
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
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太社之

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
茅土林氏曰前言赤埴墳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
土大抵赤色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漢書武帝賜齊王閔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玄
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蓋古之遺制猶存故郊祀志
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元和
志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
亦云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出彭城縣北三十
五里之赭土山徐州新志蕭縣東南山出白土西
山出紅土今按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
建諸侯隨方受之見濰水姑幕漢屬琅邪郡其故城

在今諸城縣西北縣本魯諸邑今縣西南有諸縣故城春秋城諸即此亦齊

琅邪邑今縣東南有琅邪山上有琅邪臺齊景公云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即此古青徐接壤處也

漢琅邪郡隸徐州元始之貢疑即是此地所出李
樂竝云出彭城恐非古時貢物蓋後人唯知彭城
為徐州遂專以郡界所出當之竊意此土經不言
所出之地則徐域必在處多有但他縣或止三兩
色而姑幕五色俱全故其名特著耳

羽畎夏翟釋文夏行雅反翟徒歷反渭按翟漢書作狄

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正義曰
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
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司常云全羽為旒析羽為旌用

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林氏曰周禮天官夏采鄭
注云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之羽有虞氏以
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又染人秋染夏
鄭注云染五色也以是知夏翟乃雉之具五色者古
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矣不但旌旄也吳氏曰
夏五色具也茅氏瑞徵曰禹濬畎不遺窮谷以岱畎
羽畎知之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
符合豈天壤靈氣有獨鍾而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
師曠禽經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注云雉尾至夏
則光鮮也渭按夏讀若櫛非春夏之夏注謬郭璞
爾雅注曰伊雉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曰翬詩云

如翬斯飛言其文之奐散也翬即夏翟審矣

嶧陽孤桐

釋文嶧音亦一音夕

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正義曰地理
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林氏曰詩
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爲良必
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陸農師云梧桐性便濕
地不生於岡引毛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
朝陽則是山陽之桐難得其孤生者尤難得也渭按
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劉昭
補注云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
山在今淮安之邳州西北六里

林少穎云嶧山即詩所謂保有鳧繹非也渭按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嶧繹古字通今兗州府鄒縣東南有嶧山一名邾繹亦曰鄒嶧此即鳧繹之繹左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記秦始皇刻石頌功德者也水經注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山東即奚仲所遷之邳繹元和志謂之嶧陽山邳州新志云俗名距山以其與沂水相距也此乃禹貢之嶧陽漢志極其分明林氏混而一之大謬蔡傳主葛嶧是也而黃文叔以為在鄒縣非唯不見北征記語亦不知有地理志矣

嶧山自北而南葛嶧乃鄒嶧之盡處故嶧陽當在下邳也

應劭風俗通義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為琴聲甚清雅金吉甫云桐性虛特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貢之以為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為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渭按桐不限何地唯以生高山者為良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於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於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是其時琴瑟之材不必取諸嶧陽也後世龍門特著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使琴摯斫斲以為琴是已嵇康琴賦云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岳之崇岡含

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蓋凡桐之特生於山岡者皆足貴也禹時則嶧陽饒有其材遂令貢之耳
琴瑟堂上之樂與人聲相比故材取嶧桐弦以麋絲蓋其重也

泗濱浮磬

釋文泗音四

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正義曰泗水傍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茅氏曰此州制貢大略竝供禮樂之用渭按泗濱先儒但云泗水之涯而不言在何

縣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今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高誘淮南子注云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蓋即磬石之所出也金元以來泗殫為河明嘉靖中惡其石破害運船鑿之使平而浮磬愈不可問矣

浮磬之浮諸家所說不一周希聖云浮過也與名浮於實之浮同惟泗濱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為磬此一說也林少穎云磬之為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

此又一說也黃鎮成云浮磬出泗水之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著者金吉甫云浮磬如今硯石之取子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特生故謂之浮此又一說也三說皆不如舊解周氏小與孔疏異猶不相背云

浮磬先儒皆以為貢石曾彥和曰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成磬而後貢之蔡傳二義兼收愚謂曾說非是夔曰予擊石拊石石即磬也已成之磬可稱石則石之宜為磬者因其用以名其質亦可稱磬磬即石之名太康地記謂之磬石是其義也

秦刻嶧山以頌

德曰刻此樂石或云嶧山近泗水樂石即磬石也

隋志下邳縣有磬石山陳師凱曰輿地要覽云磬石山在下邳縣西南八十里寰宇記云泗水中無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大小擊之其聲清越恐禹治水之時水至此山矣渭按下邳今邳州也西南與鳳陽之靈璧縣接界縣北七十里有磬石山浮磬於水平後貢之禹必不以懷襄之狀狀其石水至此山殊屬傅會竊意晉初去漢未遠太康地記當有所本磬石蓋實出呂梁水中歷年已久水上之石採取殆盡餘皆沒水中呂梁湍激艱於採取

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齒列波流洶湧

靈璧石

隋志有磬石山疑隋以前改用

後人見呂梁水上不復有可用之石遂疑地記爲虛而以靈璧石爲禹貢之浮磬矣焦弱侯云今泗濱絕無磬石惟靈璧縣北山之石色蒼碧琢之可爲磬或當時泗濱石取之已盡若今端溪下巖之石者亦未可知此說是也又按今陝西西安府之耀州本唐華原縣州東有磬玉山出青石扣之鏗然有聲白居易華原磬詩序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聲下調不能和得華原磬考之乃和由是不改其詩曰磬襄入海去不歸長安市人爲樂師華原磬與泗濱石清濁兩聲誰得知刺樂工非其人也泗濱

磬廢已久樂史宋人而云今取磬石上供樂府豈當時華原又廢而復用靈璧邪蘇軾遊戲馬臺詩云坐聽郊原琢磬聲是亦復用靈璧之一證也

日知錄曰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鳧氏爲鐘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

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石多水石少泗濱磬石得水之精者也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

矣

淮夷蠙珠暨魚

釋文蠙丘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玼韋昭音薄迷反渭按暨史記漢書並作泉蓋古暨字後同

傳曰蠙珠珠名正義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

也蔡氏曰夏翟孤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云吳氏曰淮夷淮北之夷渭按魚未詳二孔不指言何種薛氏以為文魮蔡氏以為淮白魚愚未敢信也

孔傳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正義曰蠙與魚皆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名淮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渭按淮夷見經傳非一處即孔注費誓亦云淮浦之夷此獨以為二水名不應前後相戾及檢陸氏釋文曰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作淮夷二

水始知二字乃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為之說殊可笑也晁以道謂和夷二水名誤本於此王肅解經專反鄭學宜其從馬而違鄭也

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為淮夷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竝興詩序宣王命名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左傳僖十三年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

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經所稱淮夷乃淮北之夷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所謂淮浦矣淮夷蓋在東方荒服之內故亦謂之東夷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也

陸德明云蠙一作玼音薄迷反蚌也今按說文玼珠也从玉比聲宋弘云淮水中生玼珠玼珠之有聲下又出蠙字云夏書玼从虫賓是蠙玼實一字也薛士龍云山海經文鮐音比之魚背如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鮐魚似之鮐魚又名石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

唐李珣海藥本草云具珠山南海石決明產也薛依此爲言

說文引宋

弘說蠙珠珠有聲者未詳蓋薛因玼亦有鮐音故以爲文鮐之魚又按郭璞江賦文鮐磬鳴以孕璆善注引山海經曰文鮐之魚其狀如覆鮑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與薛所引不同宋人援古輒改易字句類如此也鮐聲如磬豈即所謂珠之有聲者邪薛遺此句故曰未詳然文鮐據山海經所說其狀與蚌不相似亦不類石決明未知果即是蠙否文鮐世所罕見又兼生玉不可強爲附會陸佃埤雅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說文鮫海魚皮間有珠音交鼈珠在足蚌珠在腹皆不及蚌珠此言最爲明晰蓋他物皆能生珠而蚌珠

獨多且美故經言蠙珠以別之蠙只是蚌之別名
非殊形詭類之物也

金吉甫云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潭有
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若蠙珠
玉磬古今風氣不同蓋不常有今按唐州爲豫域
地非要荒淮上居人安得謂之夷潭名蠙珠亦近
世附會爲之也

珠有以爲幣者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爲上幣是也
有爲器飾者佩玉之組貫以蠙珠是也有爲寶藏
者楚語王孫圉曰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是也虞
夏之幣無珠玉蓋以爲器飾寶藏荊州之璣唯宜

貫組故爲璣組以獻淮夷之蠙珠所用者廣則貢
珠以聽其所爲也

黃文叔云蠙魚生珠旣貢珠又枯其魚貢之說本
薛氏文魮之枯魚可致遠也以蠙魚爲一物并暨
字亦抹殺矣况文魮又不聞爲薨獨美乎蔡傳云
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
之遺制歟按寰宇記楚州產淮白魚又漣水軍產
淮白魚海鮒魚蔡說本此然淮魚之美者豈獨一
白魚以宋制釋禹貢終無根據竊謂海物非中土
所有故使青貢之魚則非其例也帝都在冀河汾
渭洛之間魚不可勝食何藉於徐意者其王鮪乎

說文鮪鱈也今謂之鮪魚鮪一作鱣郭璞爾雅注曰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叔鮪月令季春天子薦鮪

于寢廟是魚莫重於鮪也張衡東京賦王鮪岫居

薛綜注云山有穴曰岫長老言王鮪從南方來出

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釣人取之以獻

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水經注河水東過

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崆嶺丘其下有穴謂之鞏

穴言潛通淮浦今本水經注脫淮字後漢光武紀注引此文云潛通淮浦今從之北達于河

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

鮪暮春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水河

注云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初學記云鱣魚三月中從河上常於孟津捕之淮水亦有按

鞏穴所潛通者即徐之淮浦薛綜云南方正謂此

也蓋禹時河中無鮪唯淮浦有之故令淮夷貢鮪

後世鮪由鞏穴而出周頌曰有鱣有鮪漆沮之魚

也衛風曰鱣鮪發發東河之魚也上下游泳中土

往往有之不必遠取之徐方矣推尋事迹容或如

此識之以待博物者

酈善長云地理潛閔變化無方鞏穴南通淮浦不

可謂理之所無禹時王鮪未由鞏穴出亦容有其

事但此魚果為王鮪經何不言鱣珠暨鮪是則可

疑耳嘗考水中之獸有名魚者詩小雅采薇曰象

珣魚服采芑曰簟第魚服傳云魚服魚皮也正義

云以魚皮為矢服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曰魚獸

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璣疏曰魚獸似豬東
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
又黃氏韻會鞞埤蒼云鞞鞞盛
箭室鞞音步子虛賦作步又其皮雖乾燥為弓韃矢服經
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海潮還及天晴則
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
感也初學記引張華博物志云牛魚目似牛形似
犢子剝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楊孚臨
海水土記云牛魚象獺毛青黃色似鱣知潮水上
下此牛魚似即陸璣所謂魚獸者周書王會解言
禹四海異物有南海魚革注云今以飾小車纏兵
室之口又揚州貢禺禺魚注云說文作鰮鰮魚名

皮有文出樂浪東曉神爵四年初捕輸考工

少府屬
官有考

工令則此魚之皮亦似可以飾器物故輸之考工也

淮夷屬徐臨海屬揚樂浪屬青三者恐只是一種
東海中處處有之禹時徐貢而青揚不貢亦猶瀕
海皆煮鹽而獨貢於青荆梁亦產橘柚而獨貢於
揚耳魚之名見於毛詩左傳其皮可以飾器物故
貢之以魚為水中之獸殊不費辭似又勝前說

厥篚玄織縞

釋文織息廉反縞
古老反徐古到反

顏氏曰玄黑也織細縞也

廣韻縞疾陵
切讀若情

縞鮮支也即今所

謂素言獻黑細縞及鮮支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
黃氏曰徐水宜染玄渭按周禮染人六入為玄其色

緇縹之間是赤而有黑色也說文縹鮮色爾雅縹皓也豫筐之織非一色故言質而不言色此州之筐唯玄故兼言色以別之曰玄織縹薄於織而不染言色即可以見質也

傳云玄黑縹縹白縹織細也織在中則二物皆當細渭按荊州雲土夢作又蘇氏說云雲夢二土名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織縹云爾此依孔傳立義謂以土字關上下猶以織字關上下也然文勢終覺不順曾彥和云先儒以黑經白緯為織徐州之筐玄也織也縹也凡三物釋者以玄縹為二物誤矣渭按說文縹帛也漢書灌嬰販縹注

云縹者帛之總名則無論疏密厚薄皆可稱縹傳云黑縹白縹未失也但玄織連讀不當以織字關上下耳鄭康成禮記注白經赤緯曰縹黑經白緯曰織蓋當時別有此一種織作為祥禫之服它書所稱織縹非必盡然也曾氏據此以釋禹貢曰織縹皆去凶即吉之服夫祥而縹禫而織三年之喪變除之節次也使貢筐專為此設是歲歲豫凶事矣有是理乎參考諸家總不如顏說之當

縹薄於織何以知之按毛公詩傳縹薄縹不染故色白黃氏韻會縹縹之精白者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為輕細又喪服之變除以布帛之疏密為次故

祥縞而禫織縞薄於織明矣織用絲多密而厚縞用絲少疏而薄織蓋今之所謂紬縞則今之所謂絹也曲阜出縞故謂之魯縞漢書韓安國云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是也

李斯上書云阿縞之衣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水經注東阿縣出佳繒縞故史記云秦昭王服阿縞之衣按東阿在兗域齊為阿邑與魯接壤阿縞蓋自齊景公以後倣魯縞而為之今兗州府

滋陽縣猶出文綾有鏡花雙距之號雅稱輕靡其

魯縞之遺乎說文紬素也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廣韻綾紬也則綾亦縞素之類

曾氏云玄以之為袞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人冠之以為首服者也織縞皆去凶即吉之服記曰再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按織乃細繒隨所染而用之非黑經白緯

之謂王者以喪禮哀死亡邦國之憂縞固可以為賻然其用不止於此周禮齊服有玄端又有素端大札大荒大裁皆素服王后命婦之服有素沙鄭注云今白縛縛即絹也詩曰素衣朱襮又曰縞衣綦巾論語素衣麤裘禮記弟子縞帶左傳季札見子產與之縞帶縞之為用甚多不可以喪紀盡之亦非但有虞用為燕服矣

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反渭按史記漢書並作河

金氏曰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荷說文引書亦作荷今俗本誤作河耳荷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荷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荷也青

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荷則達濟可知渭按荷謂荷澤在今兗州府定陶縣東北說文荷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从艸作荷俗遂訛為荷又訛為河也許慎時經猶作荷而史記漢書竝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濟水豬為荷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荷則由濟入漂可知矣徐之東北境可浮沂泗以達濟不必從淮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泗也

兗青徐揚四州之貢道前後相承不復不亂汶與濟連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濟徐揚道由淮泗從泗入濟必由荷澤故書曰達于荷若作河則復而無

理河漂青且不言矣而徐復云達于河陵亂失次禹貢必無此書法而人猶謂作河為是者總由不知荷澤之原委耳

水經注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

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穴各徑尺元和志泗水出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泉俱導因以為名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有陪尾山又西逕其縣故城西

城在今泗水縣五十里縣志云陪尾山下有泗水神祠祠前有泉林寺寺之左右皆深林茂樹有大泉十數渟泓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為泗水南經卞城東有橋曰卞橋自卞橋西至縣城復有大泉數十南北交會入于泗水以達曲阜又西南逕魯縣北分

為二今曲阜縣治即魯故城北為洙瀆春秋莊公九年浚洙杜預曰洙水在魯城北音殊南則泗

水洙泗之間即夫子領徒之所從征記曰闕里有四門其北門去洙水百餘步今泗水南有夫子家泗水又南逕魯

城西南合沂水

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南隔水有雩壇

曾點所欲風舞處也

又西逕瑕丘縣東

瑕丘魯邑即負瑕今滋陽縣西有瑕丘故城元和志瑕丘縣泗水東

自曲阜縣界流入與洙水合

屈從縣東南流逕平陽縣故城西

縣即山陽郡之

南平陽縣也故城在今鄒縣西

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洸水注之

泗水南逕高平

山縣取名焉洸水者洙水也蓋洸洙相入受通稱矣故城在鄒縣南

又南逕方與縣東荷水從

西來注之

水經注荷或作荷又作河今悉改從荷酈云荷水即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

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注於荷故因以名焉按荷水入泗經言在方與縣東注言在湖陵縣西必二縣以是

水為界非有兩處也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縣東南有湖陵故城與沛縣接界湖陵秦置後漢章帝改曰湖陸

又屈東南

過湖陸縣南左會南梁水

水出蕃縣之東北平澤俗以南鄰於鄆亦謂之西鄆水蕃音皮

南鄆水注之

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泗春秋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是也

又南逕

薛之上邳城西

奚仲自薛遷于邳則下邳也有下故此為上今滕縣西北有薛縣故城

又南逕

沛縣東黃水注之

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元和志沛縣泗水自西北流入東去縣五

十又南逕小沛縣東

縣治故縣南垓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為泗上亭長是也元和志泗水亭在沛縣東

南一里按寰宇記沛縣東南微山下有故沛城尚存後漢呂布傳注云小沛即沛縣也

又東南逕廣戚縣故

城南

城在沛縣東北

又逕留縣而南逕垓城東

元和志故留城在沛縣東南五十五

里故垓城在彭城縣北二十六里兗州人謂實中城曰垓也今徐州北有垓城垓音茶

又東南逕彭城縣東

北元和志泗水在彭城縣東去縣十步今徐州即彭城百步洪在州東南二里泗水所經也水中若有限石懸流迅急亂石激濤凡數里始靜俗名徐州

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

城在徐州東南

又東南逕呂縣南

呂宋邑春秋襄元年楚子辛侵宋呂留是也縣對泗水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懸濤崩濤實為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游又云懸水三十仞流

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元和志呂梁在彭城縣東南五十七里按徐州北有呂梁故城州志呂梁山在州東南五十里山下即呂梁洪也有上下二

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齒列波濤洶湧明嘉靖二十三年管河主事陳洪範鑿呂梁洪平之自是運道益便

又東南逕下

邳縣葛嶧山東又東南逕其故城西

元和志嶧陽山在下邳縣西六里泗

水西自彭城縣界流入下邳 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得

睢水口 睢水注云出陳留縣西蕩蕩渠東流逕下相縣故城南又東南入泗謂之睢口元和志下相故城在宿遷縣西北七十里 又

逕宿預城西又逕其城南 故下邳之宿留縣也今宿遷縣東南有宿預故城 又東

逕陵柵南 西征記曰舊陵縣治也按漢志泗水國有凌縣其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 又東南逕淮陽

城北 今桃源縣西北有淮陽故城 又東南逕魏陽城北 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

疑即泗陽縣故城 也今在桃源縣東 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 角城縣故

城在今清河縣西 南晉義熙中置 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

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 並屬山東兗州府 沛縣徐州 沛

屬徐州隸江南 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 並屬淮安府 此禹迹

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為黃河所占而淮不

得擅會泗之名矣

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

水在南漢時湖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荷

字之誤水在南謂荷水在縣南也酈道元泗水注

引此文云荷水在南水經濟水篇言荷水過湖陸

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作荷也今按水經

注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 自荷澤分流 東南逕乘氏縣故

城南 縣即春秋之乘丘在今鉅野縣西南 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 城在今金鄉縣西北

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 城即今縣治城北有金鄉山 又東逕東緡縣

故城北 城在金鄉縣東北 又東逕方與縣北又東逕武棠亭

北 有高臺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河水也今魚臺縣北十三里有武唐亭 又東逕泥

母亭北 春秋僖公七年盟于甯母即此也甯泥聲相近遂訛為泥母今魚臺縣東有甯母亭 又東與鉅野

黃水合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

今魚臺東二十里穀亭鎮即鄆

注所謂穀庭城河水入泗處也元和志兗州魚臺縣河水一名五丈溝西自金鄉縣流入去縣十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界流入經縣東與泗水合又東北入徐州沛縣界任城即今濟寧州也魚臺縣在湖陵故城西六十里而泗水更在縣北十里與地志水經所云在湖陵縣南者不合蓋水道

以今輿地言之定陶鉅野金鄉魚臺界中

竝屬

兗州府皆泗水之所經也然此水乃荷澤之枝流泗水

與澤相通之道經所謂荷主澤而言自乘氏以至

湖陵名曰荷水乃出自後人禹時未有也

地記之言水也凡二水大小相敵既合流自下皆

得通稱多至五六水亦然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至

方與入沛說文泗受沛水東入淮其所謂沛即荷

水也又漢志蕃縣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酈善

長云沛在湖陸西而左注泗泗沛合流地記或言

沛入泗泗亦言入沛故有入沛之文渭按觀魚臺

下臨荷水而公羊傳以棠為濟上邑則以荷為濟

漢初已然故班固謂泗入濟許慎謂泗受濟而不

言荷以荷即濟也水經濟水篇所敘自乘氏以至

湖陸即分濟之荷自沛縣以至睢陵即入淮之泗

而皆以為濟水蓋本漢志以立文也然又云濟水

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南為荷水北為濟瀆而泗

水篇則自方與受荷以至睢陵入淮皆以為泗水

是又與禹貢合水經非一時一手作觀於此而益

驗竊謂濟雖小水而能專達於海故得與四瀆之

列使合泗入淮者亦濟則是因淮以達海矣安得謂之瀆禹主名山川不相假借故河之別曰漯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不使與正流同名昭其辨也而後世地記以荷泗為濟本支不分大戾經旨不詳為之辨何以使禹貢之書著明如日月哉二水既合可以通稱然不得追溯其上流而被以所合之名如荷既合泗謂荷為泗可也并湖陵以上之荷而稱之曰泗則大不可矣漢志濟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按泗水不經是縣酈善長云此乃荷濟即所謂荷水分濟於定陶東北者也志以其下流合泗而於乘氏縣即謂之泗是猶

以泗之下流合荷而於卞縣即謂之荷也可乎不可乎班氏往往有此失如禹自沔陽導潛至葭萌為西漢水而志并其別源之嘉陵水亦以西漢水目之以為出西縣之蟠冢山其失正與此同蘇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

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
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
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
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
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濬
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
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
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
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
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
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

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渭按
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荷而以為不必然故發
此論元黃公紹為之辨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說者
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河入泗為禹迹或謂當時
必有可達之理朱氏書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說
文荷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荷非達于河也
許慎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
于河之句改荷為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啓
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荷
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
字之音陸氏誤也

見韻會

閻百詩曰禹貢濟入于河南

再貢金打卷第五
溢而為滎而陶丘而荷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
發源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
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於滎澤之北引河
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浪蕩渠出焉
者是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
首受沛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
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逕
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
地南有鴻溝則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
邲即汜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為澨澨

本汜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不善於道元之言曰
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
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
謂禹之時已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
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為出禹以後頗自幸其考
比蘇氏差詳矣渭按河當作荷得黃氏之辯而愈
明蘇氏引高紀文穎注而忘其出於河渠書也又
安知上文有自是之後四字乎非但蘇氏酈道元
亦不察也今百詩唯據此四字判鴻溝非禹迹真
老吏斷獄手而愚更有進焉者謂由泗入荷由荷
入濟是矣而自陶丘以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也

禹得指為禹迹乎謂滎陽下引河出禹以後是矣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經不顯示以一塗終何以破千古之疑乎是當於濟漯之間求之蓋兗青徐揚之貢道皆由濟入漯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漯二水無相通之處則浮濟者沂陶丘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於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非也誠知經所謂浮于濟者乃至荷會汶之濟而非陶丘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通河者漯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而紛紜之說不攻自破矣詳見兗州

蔡傳許慎曰汴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澨水

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澨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滑按前說即道汴入河之意後說不知許氏所謂泗受沛者沛即湖陵入泗之荷而乃云泗水至大野而合沛謬甚蓋泗水南流合荷不西注大野也上源亦可通河仍是鴻溝為禹迹之說

禹貢錐指卷第五

禹貢錐指卷第六

淮海惟揚州

傳曰北據淮南距海渭按海岸雖自東北迤西南而經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也傳於青兼言北既為失之而於揚專言南則失之愈甚通典曰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舊曰南距海今改為東南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揚州之地案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有捨荆而屬揚此近史之誤也杜氏此言良是改南為東南視傳為優

其所距者即秦漢南海郡之揭陽縣唐潮陽郡今潮州府是也南海郡治番禺其極東界為揭陽縣王莽改縣曰南海亭蓋至此始為南海而揭陽以北猶為東海故知揚州之海經亦主東言也

黃文叔云揚州吳越之域地盡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為古南越以為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依哉禹貢冀北界標碣石而著島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而著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是蓋聲教所暨聞盛德而皆徠臣為唐虞之盛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貢九州之域

者渭按說文島海中有山可依止也雲朔燕薊甌閩交廣之地皆不在海中安得謂之島夷且雲朔燕薊杜氏已列在冀域甌閩亦列在揚域獨交廣為南越耳交廣南距海謂海內皆九州之域可也若北海西海不知所極匈奴為北海內地西域三十六國皆西海內地豈亦在九州之域者哉此不足深辨唯裴駟史記集解於略定揚越下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顏師古漢書敘例張晏字子博中山人次張揖蘇林之後如淳孟康之前皆三國魏人而晉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趾以為名虞之南極也二說相承已久習非不悟今駁正如左古有百越之稱一在禹貢揚州之域史記秦始皇

本紀二十五年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

置會稽郡東越列傳秦并天下廢閩越王無諸及

越東海王搖以其地為閩中郡是也一即南越又

名揚越在五嶺之南揚荆梁三州之徼外秦始皇

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

梁地索隱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讀

遣戍是也漢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

都冶徐廣曰今侯官又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徐廣曰今永寧此皆句

踐之後在揚域地理志以會稽為吳分者是也漢會稽郡

有治縣師古曰本閩越地戰國策蔡澤云吳起為楚南收揚越史記

吳起列傳楚悼王時相楚南平百越南越列傳云

秦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又云漢

立尉佗為南越王使和集百越太史公自序云漢

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賈誼過秦論

云南取百粵與越同之地以為桂林象郡鼂錯上書

云揚粵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嚴

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

此百越即揚越秦時號陸梁地地理志以蒼梧鬱

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為粵分者是也漢分秦三郡地

為七郡屬交州揚越猶於越閩越駱越之類字義古無可考

安見為揚州之南越邪自張晏倡為此說而顏師

古張守節皆從之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越

守節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學者翕然宗之至杜佑作通典始於九州之外別列南越且云嶺南鄰接荊州不當捨荆而屬揚今按兩廣輿圖唯南雄韶州廣州惠州四府地在古揚州之徼外而自肇慶以西至潯州縣地千餘里皆在古荊州之徼外南寧以西至安南則又在古梁州之徼外矣禹分九州揚地不當斗入西南數千里據後漢獻帝紀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注云省交州以并荊州益州則南越縱在九州之域亦當分繫荆梁張晏魏人乃不諳故事而以南越專屬揚州又誤中之誤

據揚雄交州箴曰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衽雖是獻則自周以前南越未嘗通中國况有其地乎

太康地志雖有交州本屬揚州之說然沈約蕭子顯撰宋齊州郡志並不言交廣為禹貢某州之域至唐人修晉書始據太康地志於交廣二州直書曰禹貢揚州之域隋書同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然神功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為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戎狄而隔中外是亦不從晉書至杜氏於九州之外別列南越頗協經義而世猶不信愚請以一事折之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為營今五嶺橫絕南北曷不分揚之南境自為一州冀州南北太廣分衛為并燕以北為幽今揚南之廣大不啻如冀北曷不分後世交廣之地增置二州而乃止於十

有二乎近史之誤明甚它如南交之宅交阯之撫
蒼梧之崩韶石之奏傳記淆訛貽惑後人尤不可
以無辨詳見朔南暨下

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
州蓋視夏之揚為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之地
何以知之按導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云漢
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
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
東江水之南也荆揚之界當於此分然則殷揚州
之境縮於北而贏於西與夏之揚廣狹適相當矣
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不殊於禹貢特未

知與殷制異同如何耳

揚州有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可考者蓼六越楚

東境是吳蔣弦黃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左傳昭元年吳

濮有鬻杜注云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後楚

滅越而有其地秦并天下置九江鄣郡會稽閩中

南海東境今潮陽郡是漢復置揚州領郡七後漢魏晉竝因之

晉領郡國二十二唐為淮南道之廣陵揚州淮陰楚鍾離濠壽

春壽永陽滁歷陽和廬江廬同安舒蘄春蘄弋陽光

等郡江南東道之丹陽潤晉陵常吳郡蘇吳興湖

餘杭杭新定睦新安歙會稽越餘姚明臨海台縉雲

處永嘉溫東陽婺信安衢建安建長樂福清源泉漳

浦漳臨汀汀潮陽潮等郡江南西道之豫章洪鄱陽

饒潯陽江臨川撫廬陵吉宜春袁南康虔等郡按以上

通典所列無可更定者以今輿地言之浙江江西

福建皆是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

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

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丘盱眙

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

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

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古揚州域也

淮水自今河南汝寧府息縣南東流經光山縣北

是為揚域又東經光州北又東經固始縣北又東

北經江南鳳陽府穎州北又東經霍丘縣北穎上

縣南又東經壽州北與豫分界又東北經五河縣

東南又東經泗州南盱眙縣北又東北經淮安府

清河縣南又東經山陽縣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

東北注于海與徐分界

海自山陽縣東北折而東南歷鹽城興化如臯縣

東又南至通州東為江水入海之口其南岸則太

倉州也自州東又東南歷上海縣金山衛東又南

歷浙江鎮海象山縣折而西歷寧海縣東又西南

歷黃巖太平樂清瑞安平陽縣東又南歷福建福

寧州東又西南歷羅源連江長樂福清縣東又西

南歷莆田惠安同安縣南又西南歷海澄漳浦詔
 安縣東南又西歷廣東澄海縣南又西至潮陽縣
 南揚州之海於斯極矣昔周宣王命召公平淮夷
 帥師自江漢循流而下故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
 滔滔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淮夷者淮南之夷
 南海即揚東南所距之海韓退之南海神廟碑云
 廣州治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此
 番禺之海也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
 連天此揭陽之海也詩所謂至于南海者亦至揭
 陽而止耳豈必踰嶺以至番禺哉左傳僖四年楚
 子使屈完言於齊侯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注

云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蓋夸
 大之辭其襄十三年子囊述共王之德曰撫有蠻
 夷奄征南海征與處不同蓋楚至悼王時吳起為
 楚南收揚越楚地始踰嶺而瀕南海共王則征之
 而已此却非夸大之辭
 揚之南界經無可見據通典以潮陽隸古揚州蓋
 自江西大庾嶺東南羣山縣亘以達於廣東潮州
 府之揭陽即揚之南界也大庾嶺在南安府大庾
 縣南八十里縣本漢豫章郡南南接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
縣亦南水經注以為五嶺之最東亦名東嶠漢書謂
嶠縣地之塞上南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于石門送

漢節至于塞上即此地也後漢志名臺領山唐以後又稱梅嶺其西為聶都山贛水所出與湖廣郴州宜章縣接界裴淵廣州記曰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此與水經注小異桂陽即騎田而無都龐有揭陽顏師古云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蓋依裴氏五嶺訖揭陽揭陽山一名揭嶺在今揭陽縣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二支直抵惠州府興寧海豐二縣界山南揭陽故城漢縣也今西自越城騎田萌渚陂陀相屬直趨大庾嶺又循脊而下東包揭陽屬之海埂與江西福建分險唐一行所謂南戒山河

至衡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以限蠻夷者是也

星傳謂南戒為越門

揚之西界經亦無可見今據通典所隸郡縣約略

此言之蓋自河南光山縣與豫分界其南為湖廣之

水羅田蘄水蘄州廣濟舊謂九江在黃州黃梅界故光山以下並屬荆今以洞庭為九江當屬揚也踰

江而南則為江西之瑞昌又西南為武寧寧州萬

載萍鄉永新永寧又東南為龍泉崇義大庾皆與

荆分界處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釋文蠡音禮涓按攸漢書作迨後同

傳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於此

澤正義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

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
徂是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林
氏曰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蔡氏曰陽鳥謂鴈也
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羣吳氏曰彭蠡澤跨豫
章鄱陽之境廣數百里受歙信饒撫之水及洪東境
之水豬者名鄱陽湖流出名揚瀾左蠡虔吉袁筠之
水及洪西境之水皆會過南康至湖口縣入江渭按
地理志豫章彭澤縣西有彭蠡澤今江西湖口彭澤
都昌三縣皆漢彭澤縣地湖口彭澤屬九江府都昌
屬南康府呂覽云禹為彭蠡之障乾東土謂斯役也
彭蠡澤後稱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

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
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周迴四百五十里浸四郡
之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因號在
都昌者為東鄱湖在南昌者為西鄱湖湖又隨地
而異名其在星子縣東南接南昌界者曰宮亭湖
水經注云廬山南嶺下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
湖亦有宮亭之稱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
五丈其在都昌縣西南者曰揚瀾湖又北曰左里
湖通典云地在章江之左因名元和志云揚瀾湖
北曰左里一作左蠡今縣西南九里有左里城
是也其在餘干縣西北者曰擔石湖通典云鄱陽

郡西百七十里至擔石湖是也輿程記云自湖口
 縣入彭蠡湖經大孤山至南康府百二十里又二
 百五十里至南昌府自縣而東南渡湖抵饒州凡
 三百七十里鄱陽山本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東
 南去鄱陽縣百五十里漢為歷陵縣地湖中又有
 康郎山在餘干縣北八十里為風帆之表幟大孤
 山在九江府德化縣東南四十里與南康分界水
 經注云有孤石介立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
 然高峻特為瓌異疑即謂此山唐顧況詩大孤山
 盡小孤出蓋彭澤縣之小孤山與此遙相望也
 彭蠡所受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

也或曰十川酈道元云贛水總納十川注于彭蠡

是也漢志豫章郡贛縣下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

大江贛縣今贛州府治如淳曰音感雩都縣下云湖漢水東至彭澤入

江行千八百九十里雩都故縣在今縣東四里又鄱陽縣有鄱水

餘汗縣有餘水今餘干縣即其故城應劭曰汗音干艾縣有

脩水艾縣故城在今寧州西一百里南城縣有盱水南城今建昌府治建城縣有

蜀水建城今高安縣瑞州府治宜春縣有南水宜春今素州府治南壑縣有

彭水南壑故縣在今南安府南康縣西南又長沙國安成縣有廬水安成故城在今

吉安府安福縣西五十里比入湖漢水湖漢水與豫章水源異而

流同故志並云入江彭水即豫章水之上源非有

二水是湖漢豫章與鄱餘脩盱蜀南廬為九水也

水經注則湖漢豫章總謂之贛水其言曰贛水出

豫章南野縣西一名豫章水山海經云漢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班固稱南野

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固又云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眾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

言歸一水矣雷次宗云雖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故獨受名焉今按次宗豫章記十川者贛盧奉塗盱濁餘鄱僚循也此源謂贛水也贛即豫章湖

漢牽即南水濁當作蜀循當作脩塗僚則漢志所無鄱元悉從雷記聶都山在南安府崇義縣西南六十里王象之曰章水所經非所出也府志云

章水出湖廣郴州南三十六里黃岑山自宜章縣流入崇義縣界經聶都山漢志謂之彭水是知彭豫章實一水在南極山為彭行至贛為豫章猶禹

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導沅水東流為濟隨地而異名也東北流逕南野縣北贛川石咀水急行難傾波

委注六十餘里又北逕贛縣東右會湖漢水水出零都縣西北流逕金雞石又西北逕贛縣

東西入豫章水按劉澄之云贛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鄴元非之然近世皆宗其說以豫章為章水湖漢

為貢水二水合流自縣至萬安縣凡十八灘唯黃公灘最險俗訛稱惶恐灘又西北逕廬陵縣西廬

水注之此漢廬陵縣也故城在今吉安府泰和縣北三十里又東北逕石陽縣西又

東逕其縣南今廬陵縣北六十里有石陽故城晉廬陵郡治也又東北過漢平縣

南晉太康元年改漢平曰吳平又東北逕新淦縣西牽水注之又與

淦水合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吳平縣又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並通稱也又淦水出其縣下注於贛水按漢志新淦

縣注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師古曰淦音紺又古舍及今臨江府清江縣東六十里有新淦故城又北逕南昌縣

西縣即今南昌府治盱水注之水出南城西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與濁水合水出

縣東逕建成縣又東至南昌縣東入贛水按今瑞州府新昌縣東有康樂故城本漢建成縣地又北逕縣城西縣本

江南部漢高帝六年始命灌嬰以秦廬為豫章郡治城即灌嬰所築也又東北逕郡北為津步水之

有盤石謂之石頭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陂有龍形連亘五里又北逕椒丘

城又北逕鄢陽縣今鄢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有鄢陽故城鄢音口堯反餘水注之水東

汗縣北至鄢陽注贛水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又西注于贛又有僚水入

焉水導源建昌縣東北逕昌邑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六十里有昌邑城豫章大江謂贛水非潯陽江也又北

過彭澤縣西循水注之

水出艾縣東北逕永循縣又東北注贛水今南康府安義縣西南四十里有水

脩廢縣漢志云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

贛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

注彭蠡而北入于江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于江川

以今

輿地言之贛水自湖廣郴州宜章縣流入江西崇

義縣界歷上猶南康

並屬南安府

贛縣

贛州府治

萬安泰和廬

陵吉水永豐

並屬吉安府

峽江新淦清江

並屬臨江府

豐城至南

昌入彭蠡湖

並屬南昌府

又北歷星子都昌

並屬南康府

德化湖

口

並屬九江府

注于大江春夏時彭蠡浩蕩無涯及乎霜

降水涸則贛川如帶而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稱

鄭康成說三江云右會彭蠡為南江南史王僧辯

傳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

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有

望南江入始興郡路詩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云

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豫章水之為南江其來

已久非宋人臆說也

林少穎云治水下言陽鳥攸居九州無此例古之

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傳昭二

十年公如死鳥杜注云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

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鴈在陳留雍丘縣漢北

邊有鴈門郡皆以鴈之所居為名陽鳥意亦類此

蓋鴈之南翔所居故取以為地名渭按此當與桑

土既蠶三苗丕敘作一例看不必致疑陽鳥為地

名終無根據影響揣度之言亦何足信邪
金吉甫云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為蘆葦以備浸淫
故陽鳥居之如漢築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
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故河水漲溢之時動成漂
沒以此知神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為民防
患之意蓋深渭按此說近理而實不然鴻鴈之居
以近水遠人為得所易漸之初六曰鴻漸于干六
二曰鴻漸于磐皆近水地也故吉九三曰鴻漸于
陸則失其所矣故凶橫流之際彭蠡入江處必有
淤澱澤水瀰漫冬夏不殊鴻鴈之來唯可陸居及
禹疏濬之後下流通利因為陂以障之水潦大至

亦不過抵陂而止背秋涉冬則兩涯涸如平野葦
花蘆葉到處可棲矣想禹治彭蠡功畢適當鴻鴈
來賓之候故因所見而紀其事陽鳥攸居正在陂
中霜降水涸自成蘆葦之區非禹特廢其旁地以
為蘆葦也
夏小正正月鴈北鄉月令仲春始雨水然則水發之時鴈
去已久矣故知經特就當日所見書之昔惟陸居今乃遵
渚非彭蠡既
豬之明效與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
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
至海為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為中江
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為北江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

可宅之土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曾氏曰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震即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易氏曰三江自入于海不通震澤而經何以言震澤底定蓋江湖在今日雖無相通之勢而當時洪水實有橫流之理想其際震澤與江水莽為一壑自大禹疏導而三江入海震澤乃底於定自然之勢也見王天與尚書纂傳渭按蘇氏三江之說人或疑之及閱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

已有之馬中錫云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

金吉甫云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谿計不勞施功故餘不書也

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

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

海今本漢書脫上一北字此據宋本增入後漢志亦云北江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

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為經流至

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

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為北江江

自彭蠡東為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為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為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

孔傳於本經云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導漾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正義曰言三江共入震澤出澤復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導江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正義引漢志三江以證之渭按班固所說南北中之名雖同而實非禹貢之三江孔傳說與之合又欲諱其所

自出掩抑摧藏半吞半吐其為偽撰無疑或曰傳果出魏晉間手曷不用鄭注曰此說起自東漢代棘下生作傳不得入東漢語并不得全錄班志君當亮彼苦心也

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石城縣故城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

此即南

江之源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即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即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

南

古巢國也按居巢漢屬廬江郡今為無為州屬廬州府

又東至石城縣

晉屬宣城郡

分為

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為北江詳見地理志其一為南江曰江水

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按志以分江水南江東與貴長池

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

涇水按吳分漢陵陽涇二縣地置臨城縣其廢又東與桐水合

按桐水出廣德州西南白石山西北流逕建平縣南蓋即舊入南江處左

傳所謂桐汭也晉時南江已隱故杜預云西北入丹陽湖今桐水自建平

又西北入高淳又東逕安吳縣晉太康元年又東旋谿水

注之水出陵陽山下北逕安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又

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按故鄣今為廣德州安吉後漢分

府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其區謂之五湖口按經

謂之三江口蓋注也而混入于經何以知之南江既入太湖而東為松江

則無更從餘姚入海之理故知鄆元曲為此說以應漢志南江在吳南之

文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

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

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

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今南

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關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

會稽與浙江合也按餘杭乃姚字之誤班固所謂南江者實松江也關駟

所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者即分江水水經謂之南江今按大江

者也或以為北江大謬鄆元篤信班固故不能無疑於此

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為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

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為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

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

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

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之義不合

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

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即其下流不

得復析為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

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酈元恐違漢志反以歷烏程縣南者為枝流而中江盡於荆溪南江即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為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於江而自湖口以東歷烏程縣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亦無可考蓋從烏程縣南以東達餘姚則必經今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

海在海寧縣南十里有捍海塘縣東南至餘姚石棋山六十里

海寧地

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故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為之易致壅塞歷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即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漢志中江出蕪湖西南者即今蕪湖之縣河

本中江俗稱縣

河流經市中東連黃池入三湖至銀林止

高淳之胥溪

在縣東南三十里俗稱胥河

溧陽之永

陽江

在縣北上承溧水即賴水

宜興之荆溪也

自溧陽流逕縣南又東北匯為洮湖又東入震澤

宇記云荆溪即漢志蕪湖之中江也

漢魏間蕪湖水已不復東故水經有

北江南江而無中江韓邦憲廣通埧

音霸俗作壩非

考曰廣

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與溧陽接界即宋鄧步鎮世所謂五堰者

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

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荆溪震澤中有

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

開渠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傍有伍牙山云土音負訛為牙

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鳩茲

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太平府志云蕪湖縣東三十里故蕪湖城即春秋吳鳩茲也亦曰皋夷哀公十五

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溧水

也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

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

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者遂以為水源本通

漢書地理志云中江出蕪湖縣西南至陽羨入海

後漢書郡國志云中江在蕪湖縣西孔穎達書義

疏亦引漢史為證蓋皆指吳所開者為禹貢三江

故道耳邦憲字子成高淳縣人嘉靖乙未進士官

屯田員外郎著為此論真前人所未發或曰胥溪

為吳開出何典記曰河渠書云於楚西方則通渠

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

渠三江五湖蓋通江於淮即夫差所開之邗溝通

湖於江即闔廬所開之胥溪也韓氏之言信而有

徵矣石城分江水亦是此類古時大江與震澤元

不相通安得以後世鑿引之枝流當禹貢三江之

二哉

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注云三江松江錢唐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三江亦當從韋解然此但可以解國語耳禹合諸侯於會稽事在攝位之後治水時浙江並未施功安得以此為禹貢之三江乎

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

浙江也

璞先有水經注三卷今不傳此所引蓋出其中

愚謂以此當國語之三江

更長於韋何也漢志毗陵縣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是岷江正環吳之境而韋獨遺之酈元云浙江於餘暨東合浦陽江是浦陽錢唐渾濤入海而韋強分為二故以岷江易浦陽較長也然終不可以釋禹貢蓋松江乃震澤之下流而浙江則禹功所不及且以松江為中江浙江為南江與導水之文相背戾歸熙甫三江論主景純說吾不敢以為然也舍康成子瞻固無可從者矣

職方氏荊州曰其川江漢揚州曰其川三江此正與禹貢同蓋荊州未會彭蠡故但稱江漢及至揚州則江漢與彭蠡參會故有三江之目二經若合符節或因職方與五湖連舉又班志以蕪湖之中

江吳縣之南江為揚州川遂以三江口當之大非
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
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
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為三江五湖
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名杲之南齊人揚都賦注曰
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
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三
江口者始見於吳越春秋酈氏固云不與職方同
諸家亦未有以此當禹貢之三江者也唯陸德明
釋文於三江既入下引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書經籍志與仲初
說同而孔疏主班固之三江不取其說曰今南人

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
職方揚州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
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
小江此言良是其後張守節解夏本紀始以三江
口為言至蔡傳則排棄蘇氏而專主仲初相沿至
今牢不可破推尋其故蓋自唐以後吳越間為財
賦之藪及五代時錢鏐保有此一方徵歛頗急而
松江入海之口亦漸淤塞宋元祐中宜興人單錡
著吳中水利書以濬松江為第一義南渡都臨安
仰給於浙西者尤重時人熟見習聞遂覺揚州之
水無大且急於松江者而以為禹時亦然因專主

仲初之說元明以來浙西之財賦甲於天下而松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吳中水利者皆引禹貢以自重蔡傳又立於學官為士子所誦習於是揚州之大川以太湖入海之支港當之而康成子瞻之言棄如糞土矣外如蔡傳亦此一類也楊慎曰禹貢之三江當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出也岨山北江水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今按說文五音韻譜無江出岷山等

語唯黃氏韻會江字引釋名下有徐按云云與此

同蓋出鉉弟錯說文繫傳非鉉語也徐堅初學記略同疑唐以前已有此

說如錯所言則南江與揚全無交涉安得書三江

其所引山海經注即江賦所謂源二分於岨岷者

也山海經又云岷三江首大江出岷山北江出曼

山南江出高山是又一三江矣要皆在梁州之域

用脩蜀人欲舉揚州之三江而移之蜀乃云當於

上流發源求之不知三江以會彭蠡得名故特書

於揚若發源之三江曷不於梁書之且東為北江

中江皆在彭蠡以下用脩其忘諸乎謂皆注震澤

尤謬丹鉛著述大抵如此陳晦伯之正楊所以作

也
蔡傳云蘇氏三江之說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邪渭按江漢合彭蠡謂之三江經紀其合不紀其分也何必更指為三蘇氏味別之說自予人以可攻之隙然誤亦有所從來唐書許敬宗為高宗論濟水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蘇說本此非出自陸羽輩也

蔡傳又云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言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况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渭按禹治水先揚而後荆唯揚之三江既入故荆之江漢得朝宗于海今乃云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不成顛倒邪禹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即在其中懷襄之世大江自彭蠡以東豈無泛溢剖判之後未經疏鑿其入海處亦必多潮沙壅塞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正謂此耳凡言三江者皆有大江在而蔡氏主

庚仲初則大江不與焉遂以為無施勞者雖大亦略其可信乎

三江孔穎達主班固陸德明兼舉韋昭顧夷而無所專主蔡沈主庚仲初歸有光主郭璞是數者余既一一辨之矣今更有要言不煩可以折聚訟之紛紛者富順熊過云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竊謂禹主名山川亦然南方流水通呼為江北方流水通呼為河故傳記多隨俗之稱而禹貢則無所假借唯水之出自河者衆不可勝名則總其數而謂之河九河是也衆水之會而入於江者混為一川大小相敵則亦總其數而謂之

江三江九江是也然滌亦河之別而不名河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則其名有所不輕與矣而况松江為震澤之下流錢唐浦陽之出自浙東者哉夫江河者百川之宗也非江而被以江名是猶吳楚僭王春秋之所誅絕也禹貢職方豈有是與總之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苟以派別者當之則必與導水之義有礙故或以為錯誤或以為衍文而聖經亦不足信矣諸說唯蘇軾同鄭康成為無病以其非異派也先儒曾旼程秘易被夏僕程大昌黃度陳普王充耘皆主蘇說近世蔡傳單行而鄭曉周洪謨馬中錫邵寶張吉章潢郝敬袁黃亦以

蘇說為是此心此理之同終不容泯也傳曰三卿
為主可謂眾矣有諸君子以為之證明吾何懼而
不從乎

孔傳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
具區注云太湖也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曰具區注
云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今按周禮揚
州澤藪曰具區班固以為即震澤蓋澤自吳西南
境東出為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
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國語越
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者是也孔
郭指此為太湖則誤矣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

千頃水經注引韋昭曰方負五百里盧熊蘇州府
志引顏真卿石柱記曰四萬八千頃王鏊姑蘇志
曰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

州唐志云占蘇湖常宣四州之境考宣州界無太湖志誤今按蘇之吳吳江湖之烏程

長興常之宜興武進無錫此七縣者皆瀕太湖楊
脩五湖賦云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
懷大吳以當胷數言可作圖經也湖中有七十二

山其最著者曰包山山有洞室入地潛行俗謂之洞庭江賦云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是也

夫椒山左傳哀元年吳伐越敗之於夫椒杜注云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也胥母山越絕書闔閭且食於紐山晝遊於胥

大雷山小雷山五湖賦云大雷小雷

其上源西北有宣歙

母史記正義謂之莫釐山盧熊府志云莫釐山本名胥母山即今所稱洞庭東山也

湔波三山張玄之吳興山墟名云三山在太湖中白波天合三點黛色

禹貢准旨卷第六

漱六軒

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常州之百瀆以下西南有茗
霄諸水由湖州之七十二漣以入焉百瀆在宜興
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七十二漣在烏程者

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

見王同祖太湖考七十二漣本在湖州之境近世割湖面全屬蘇州故吳多吾友歸安鄭元慶蒞哇語余曰按程大昌修湖漣記云湖漣三十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末紹興二年知湖州王回脩之改二十七漣名曰豐登稔熟康定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惠澤吉利泰興富足固益濟而皆冠以常字今烏程諸漣之外尚有大錢小梅二港而長興有三十四港無一名漣者總計茗霄水入湖之口共七十二不專名漣亦不盡屬湖州也余竊謂港即是漣大錢小梅二港通三十六漣計之得三十八恰與太湖考之數相符蓋吳江之九漣割烏程以往屬而長興則依然如故特以俗呼為港遂忘其為漣耳

皆所以宣通脈絡殺其奔衝之勢而歸於太湖者也其下流為松江江水東北流岐分為三江口史記正義云震澤在蘇州西南四十五里三江

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

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右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

十里至白蜆湖

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

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

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

分處號曰三江口松江東歷夏駕浦又東為青龍

江至南澹浦口入海

浦在上海縣東

而太湖枝津則有崑山之劉家河常熟之白茆港兩縣境中又有三十六

浦在常熟者二十四水入楊子江在崑山者十二

水入于海皆所以決壅滯而防泛濫使民田無漂

沒之憂者也今東垣堅固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

雖不入太湖而東江久已淤塞松江日漸淺隘諸

港浦亦多墮廢湖水不能速達于海事與禹時不同此籌水利者所以汲汲於下流之疏濬與

王同祖三江考

曰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即婁江指今之劉家港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為東江劉家港入海者為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橋合龐山湖者為松江三江之迹具存東江未嘗塞也然婁江自吳縣東南迤邐而來過崑山東南至嘉定界入海曰吳淞江口甚明雖其支流有與劉家河相通者而非江之正道豈遂可指劉河為婁江哉按今太湖自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又東南分流出海曰吳淞江入急水港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為東江此單鐸水利書所謂開白蜆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是也但澱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仍合松江故曰東江已塞耳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入崑山縣界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海者為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單鐸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是也渭按松江自吳縣西南下七十里為三江口則婁江之分派必不自婁門始崑山塘之非婁江也明矣但其下流或合劉家河入海未必如單鐸所言由青龍江入海耳東江久廢難考水經注云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逕由拳縣故城下即吳之柴辟亭故就李鄉春秋之樵李城也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又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縣南有秦望山谷水於縣出為敢浦以通巨海此即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為東江者也其分江入海皆在今浙江嘉

興府界中近世由澱山湖注青龍江入海者疑是後來之改道非古谷水之所經也謂東江已塞亦不誤曹僧儒海塘考云自唐開元以來修築捍塘禦鹹潮以便耕稼起杭之鹽管迄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而東江遂墮無考斯言得之矣

周禮揚州浸曰五湖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則即是太湖虞翻曰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雲溪西通荆

溪北通馮湖東連韭溪

吳郡續圖經云在嘉興

凡有五道故名五

湖韋昭曰五湖者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

五實一湖也前說較長張勃酈道元張守節陸龜

蒙李宗諤諸家之說雖名稱各殊道里互別然皆

在太湖上下二三百里之間唯李善以洞庭彭蠡

震澤巢湖鑑湖為五湖司馬貞以具區洮滬彭蠡

青草為五湖夫洞庭青草在荆域而以為五湖之

一則顯與職方相背矣不可從

韓非子謂洞庭為五湖猶言五渚耳此洞庭自為五

湖與揚之五湖無涉

具區五湖明是兩處而孔傳謂太湖名震澤正義為之辭曰餘州浸藪各異而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說非也葉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揚州之藪為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平望鎮在吳江縣南四十五里八赤市在縣南二十里震澤鎮在縣西南八十五里水瀰漫而極淺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為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申其

義曰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渭按此辨周官之藪浸極其明晰蓋自莫釐武山以東至平望八赤之間松江左右笠澤之地皆古具區禹貢謂之震澤者也鄭藍畦曰烏程有震澤上下二鄉今南潯上林軋村濱湖一帶數十里皆是亦即古具區禹貢所謂震澤者也故顏魯公作石柱記其辭甚簡必以震澤太湖兩處見之班志曰在吳西亦未當

禹貢長箋曰按職方具區即禹貢震澤孔氏書傳鄭氏周禮注所云在吳南者是也但以爲即五湖則未然職方氏諸州皆有澤藪不應揚州水國反

獨無之而與浸同處孔鄭所云吳南者漢吳縣治之南也吳縣治之南爲今吳江至嘉興一帶禹時懷襄未平三吳一壑具區當於其地求之若五湖即今太湖自環吳縣境之西北豈可合之爲一哉具區之源當與太湖俱來苕霅而水草所鍾淺而易溢太湖水西來汜濫則澤水奔騰震蕩自底定之後始可陂障沮洳數十百里民仰其利故爾雅謂之藪職方謂之澤藪而五湖則別之曰浸迨乎日久填淤生殖漸繁遂成沃壤漢後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五湖而一之正義又曲爲之說豈知三代以前固有澤浸不同者哉吾意今吳越之交

凡濱湖而沃衍者皆古震澤地特世代荒遠川隰更移故其蹟不可詳耳抑非獨此也爾雅周禮所載諸州澤藪如陽紆谿養大陵甫田焦穫等今皆變爲原陸不能定其所在蓋川浸通流終古不改藪澤稀水最易澱淤歷數千年而墮沒不可考無足怪者奚獨具區爲然邪
以大江爲三江而其水不入震澤則震澤之底定與三江絕不相謀而各爲一事矣及觀易氏之言而知旣字之義仍可與下句聯屬也古時三江不與震澤通而橫流之際江水溢入震澤此理之所
有問水從何處入曰即今高淳溧水之間魯陽五

堰之地是已

京口本不通江自秦始皇鑿京峴山以泄王氣其水乃與江通故禹時橫流唯此處可入

傅同叔

云自宜興航太湖經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埧自東埧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百餘里乃至蕪湖入大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有八里今按此十八里中有三五里高阜而苦不甚高平時可以過水之東入或遇暴漲則宜歛金陵之水皆由荆溪入太湖此高阜者不足以過之五堰之所以作也而况懷襄之世大江泛溢挾宣歛金陵之水以來浙西諸郡其能不淪為大壑乎但此災與孟門之洪水相似宇宙所不再見而又無古書如尺子等者

以證之世或不能無疑耳

傅同叔云班固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為震澤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復有中江震澤亦不被其害矣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渭按蕪湖中江水古不入震澤胥溪開而後通五堰築而復塞非本通而禹塞之且禹唯道大江入海不使橫溢由銀林鄧步以南而震澤固已底定未嘗有所塞也如傅氏所言則經當書曰三江既塞震澤底定矣語云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胥溪禹時未有殆無可疑然銀林鄧步之間地不甚高暴漲便能溢入非獨胥溪一竇可以洩水也

如所患惟在此實則塞之而已奚必更築五堰哉
韓邦憲云正統六年江水泛漲上垸大決蘇常潦
甚國稅無所出又嘉靖庚申辛酉大浸稽天決下
垸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夫高阜之上加以兩
垸之堅厚而暴漲尚能決之則堯時滔天之水未
有所障此高阜者能遏之使不東乎胥溪之有無
可不論也

大江入震澤自戰國時有此說墨子曰禹治天下
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蓋誤以後世溝通
江湖之道為禹迹也沈括夢谿筆談曰江漢至五
湖自隔大山其末乃繞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

何緣入于五湖又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
震澤之東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為三江者渭按江
湖雖為大山所隔然銀林鄧步之間江水實有通
湖之理均此蕪湖中江水也謂自古有然則非謂
後世所通則是謂平時分受則非謂橫流溢入則
是歐陽永叔云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易置之而
已信夫或曰分江水亦通震澤將若之何曰此水
禹時亦必不入震澤乃後人溝通之耳想山中有
地特高易致斷絕故今自貴池以東舊迹不可復
尋其地勢與銀林鄧步不同雖當橫流大江水亦
不能溢入也

禹貢書既不盡與下句聯屬如弱水既西涇屬渭
汭是也程泰之云必謂既之一字為起下文則弱
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此語誠足解頤
然揚州兩既玩其文勢當皆與下句聯屬得易氏
之義始無遺憾

五堰皆在今溧水縣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
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
中江之流始狹其後東埧既成遂不復東惟永陽

江水入荆溪

志又云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自銀
林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
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
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渭按元和志當塗縣有蕪

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

北流入于大江則似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
不東經溧陽而西北入江臺濛特因而加築之耳
然五堰雖成而胥溪之水尚通周必大南歸錄云
由鄧步東埧銀澍可通舟至固城黃池其明證也

澍當作淋輿地紀勝云舊以石室五堰
路又液鐵以錮石故曰銀林今訛為林明初因五堰之舊迹而

立為東埧韓邦憲曰洪武二十五年浚胥谿建石
閘啟閉命曰廣通鎮至永樂元年始改築上埧自
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埧猶低薄水間漏洩舟
行猶能越之正德七年增築埧三丈自是水盡壅
高淳之圩田日就圯嘉靖三十五年復自埧東十
里許更築一埧即古分水堰處
今謂之下埧兩埧相隔湖水絕不復

東矣然東坡奏議云五堰既廢宣歙金陵之水或
 遇暴漲皆由宜興之荆谿以入震澤則平時之水
 雖無堰亦入大江而不入太湖可知矣乍來乍去
 何以謂之江中江之名徒浪傳耳
 禹治澤陂之使豬焉而已故曰九澤既陂雷夏大
 野榮播是也唯荷澤言導乃分殺其下流今震澤
 云底定亦只是不震蕩未見有分殺下流之意想
 其時松江深闊與今之沙漲芟塞者大異故不煩
 疏導而水自歸海也其壅滯不知起於何代嘗考
 宋書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上言二
 吳晉陵義興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

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紆溪為今

德清縣地

開河直出海口一百餘里以是知松江之壅滯

自晉宋間始矣又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
 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詔遣前交
 州刺史王弁一作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人丁
 就役而不果行蓋亦滬瀆不通故欲於太湖之上
 流分殺其勢也自是之後不聞有以吳中水利為
 言者歷五代至宋而松江之壅滯日甚邨亶單鏐
 之徒並有著書講究最悉其策下流者曰先開江
 尾芟蘆之地也曰鑿吳江堤為木橋千所也曰開
 白蜆安亭二江也曰通白茆港及三十六浦也策

上流者曰五堰必不可廢也曰開夾苧干瀆使北
下江陰之大江也曰決松江之千墩金城諸匯開
無錫之五瀉堰以洩太湖而入於北江也導海鹽
之蘆瀝浦以分吳淞而入於海也紛紛諸說無非
為松江壅滯水害民田而多方設策以救之耳而
歸熙甫之論則異於是曰吳松江自湖口距海不
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口膏腴往往為民所
圍占故松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別濬港浦以求
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愈失僅與支流無辨或至
指大於股豈非治水之過與單錡書為蘇子瞻所
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干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

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今以人
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就使太湖可
涸於民豈為利哉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
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他水不勞遺力
矣然而松江之役有二難江尾漲塞幾成平陸欲
即開濬濫沙泥淤浮泛動盪難以施工一也姦民
豪右圍占湖田以遏水道方事之興浮言四布百
計阻撓二也有此二難雖以夏原吉周忱崔恭畢
亨之開濟明敏而卒不能復禹之迹况其下焉者
哉夫苟能復禹之迹則宣歙金陵之水不足為浙
西諸郡患如其未能則東垣斷不可廢而高淳之

民相怨一方無已時百詩嘗謂余曰廢東垣者多出於垣上之人至追咎蘇軾單錡之言行廢高堰者出於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馴以毀陵之罪殊可痛疾善乎歐陽公有言天下事不能全利而無害惟擇利多害少者行之其此垣與堰之謂哉雖然垣上垣下之民均吾赤子也韓邦憲云以蘇松常湖諸郡所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為之壑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此亦平心之論子成嘗倡減稅議得蠲米八百餘石邑人德之蓋浙西諸郡財賦甲於天下權輕重而為之高淳不得不代受其患而其稅則固可減也輕一縣之稅以慰民心而取償於數大郡其所得不已多乎

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為政者當如此矣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釋文篠西了反蕩徒黨反或作

笏他莽反夭於嬌反喬其嬌反徐音驕

傳曰篠竹箭蕩大竹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地泉濕也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曰別二名也又云蕩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蕩孫炎曰竹關節者曰蕩郭璞曰竹別名是篠為小竹蕩為大竹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充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

然兼山林言之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

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郭注云楸樹性上竦

詩南有喬木是也邢疏云木枝上竦而曲卷者名

喬如木楸上竦者亦曰喬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王氏曰土塗泥故

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

也金氏曰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

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為

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於七等之上則人功亦

稍脩矣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為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於東南

今天下號為財賦之藪者江東浙西數百里之地

蘇松常嘉湖五郡而已五郡或瀕太湖或夾松江

自唐宋以來其田日增大率圍占江湖以為之者

也禹之治河也空其旁近地以居水故水潦大至

而得所豬其於震澤亦當若是紹興二十三年諫

議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

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

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漑而民田不沾其

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此上流

圍田之害也其下流則吳南古有笠澤在松江左
右春秋時此澤尚存不知何代始變為田其地蓋
即葉少蘊所云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
淺與太湖相接可隄而為田者也在今吳江縣界
五代梁開平三年吳越分
吳縣之松江鎮置吳江縣故蘇子瞻云若欲吳松江不塞吳
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
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單鍔云松江
漲塞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
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圍田之貽害
如此笠澤既盡為田僅存松江衣帶之水上源狹
隘水不清駛故江尾之潮沙日積芟蘆叢生而太

湖之水入海逾緩矣好利者因其塞而隄之以為
田潮沙芟蘆之地悉成隴畝元潘應武曰澱山湖
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歸附後權勢占據為田
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淒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
往來歸熙甫云旁江之民積占芟蘆指以告佃為
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即百頃之田而稅又多吏
胥隱沒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田
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松江矣此又下流壅
塞以鄰為壑五郡同菑者也蓋自江左偏霸限於
一方務盡地力以給軍興而不暇計久遠此與戰
國時大河隄內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築室於

其中其弊正同而後之論墾田者謂人功之修浙西最盛不知揚州土塗泥故田下下而圍田之土則塗泥之尤者十年之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於上流得不償失田之日增民之所以日困也烏足道哉然宋時兩浙之田每畝稅不過一斗

見杜宗桓上巡撫侍

即周忱書按熙寧三年郊置上水利書曰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此即杜說所自出

民猶易辦自景

定公田之法行

丞相賈似道主其議

浙西於是乎多官田下逮

元明籍沒之田愈多皆按其租簿以為輸額而浙西之稅糧天下莫比矣丘文莊濬云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即蘇

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墾田九萬六千五六百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蓋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故稅糧為五郡之冠夫奪民之產以為官田而重稅之殊非為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奪者皆豪家富人之田與小民無涉小民佃官田亦與輸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遠而私田之賦自若也迨其後版籍淆訛逋租無算國家有官田之名而無官田之實有司考成坐此為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

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始官租每畝有多至一石以上者宣德五年詔遞減三分二分故止於七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顧寧人云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宋世嘗以官田鬻諸民矣今官租不入議變法者唯當請於朝鬻此田以充帑而糧則與民田同科斯為無弊之道彼趙瀛者輕於創議流毒無窮何其不思之甚邪但當時不聞有鬻田之事而此田遂作民田不知誰為其主竊意承平既久法弛民玩其時所謂官佃皆姦豪賂吏胥詭名為之故積年逋租有司不能督責及變法之後不惟他人分任其租稅而彼竟得擅官田為己產以傳其子孫此又不平中之不平者也嗟乎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上

上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賦溺於水者禹從而拯之使登於衽席溺於賦者日朘月削如水益深數百年於此矣而卒未有拯之者有能惻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為之曠然壹變其法使水復底定之迹而賦不失則壤之規斯真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

厥貢惟金三品

傳曰三品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銀與銅耳故謂金銀銅也渭按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黃

白赤即金銀銅鄭康成謂銅三色非也

漢志豫章鄱陽縣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自

金古曰采者謂采取金之處也初學記引王隱晉書云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

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其上多金玉又曰

餘句之山多金玉後漢書永平十一年灑湖出黃

金廬江太守取以獻臨江府志云金谿縣東有金

窟山相傳為前代采金處是山陰餘姚巢縣金谿

亦出黃金矣然其著者在鄱陽通典鄱陽郡貢麩

金十兩陳藏器云麩金出水中中種上淘取或鵝鴨腹中得之猶易辦也而馬端臨土

貢考言遇聖節天下進奉金一千三百兩而江東

路獨當一千皆出自饒州乾道間洪文敏公洪邁謚奏

減七百兩然視唐之數且三十倍矣按史記貨殖

傳云豫章出黃金然厯厯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

更費更償也言其地雖名出金而不多民採取之

不足以償其功費也近世黃金一直白金十歲供

千兩其何以堪之

揚州之銀礦最著者有二所今皆為江西地一在

今饒州府德興縣縣本漢餘汗縣地唐為樂平縣

地元和志云樂平縣東百四十里有銀山每歲出

銀十萬兩收稅七千兩亦名銀峰山宋馬志開寶

本草曰生銀出饒州樂平諸坑銀鈔中狀如硬錫

文理粗錯自然者真程迥廳事記曰唐貞觀中權

萬紀言宣饒銀大發帝斥之蓋謂銀峰也總章初用鄧遠議置場權銀號曰鄧公場至宋天聖間山穴傾摧而銀課未除范仲淹守郡奏罷之唐於縣置德興場取其地產銀惟德乃興之義南唐因以名縣云一在臨江府金谿縣縣本唐臨川縣之上幕鎮其東二里有銀山唐嘗置監於此周顯德二年南唐立金谿場復置爐以烹銀鑛宋初廢升場為縣今銀山西里許為白馬塢蓋南唐李煜時採銀場也

銀場也

地理志云吳東有章山之銅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云章郡今

故章此說是也地理志云丹陽故鄣郡元封二年

更名有銅官其屬故鄣縣即今江南廣德州鄣章

古字通桓寬鹽鐵論曰丹章

丹陽章郡

有金銅之山孟康

注食貨志曰赤金今丹陽銅也元和志當塗縣北

十里有赤金山出好銅與金類淮南子食貨志所

謂丹陽銅也南陵縣西南八十五里有銅井山出

銅又縣西一百十里有利國山出銅供梅根監及

宛陵監每歲共鑄錢五萬貫渭按越絕書云若耶

之谿涸而出銅淮南子云苗山之鋌許慎曰鋌銅

鐵璞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苗山者會稽山之

別名也是越中亦有銅山而名不甚著史稱吳淠

鑄山以富其國錢布天下故丹陽有銅官而會稽無銅官信惟章山之產為多矣

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錢圜函方

輕重以銖孝文鑄四銖錢孝武更鑄五銖錢五銖

行獨久王莽竊國廢五銖錢自造錢貨六品小錢

重一銖直一最大者重十二銖直五十黃金重一

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

十他銀一流直千渭按此漢世金銀銅相直之數

也律歷志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平準書一

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孟康曰二十四兩曰鎰按趙岐孟子注云

古者以一鎰為一斤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與孟康說同漢書張良傳漢王賜良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曰溢與孟康說異未知孰是溢鎰通

以一斤為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古者黃金

皆以完質相授無剪鑿鎔銷之事有當予萬錢則

以此方寸重一斤者授之是為一金故東方朔曰

酆鎬之間號為土膏賈畝一金文帝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韋賢賜黃金百斤玄成詩曰厥賜祁祁

百金洎館也錢之輕重無常今且以五銖計之十

枚重二兩二銖百枚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千枚重

十三斤八銖今世所傳五銖錢大抵皆隋物也每千重四斤二兩當由今稱重於古三之二耳孔穎達云今一百二十斤於

古稱三百六十斤黃金一斤直錢萬則每兩直六百二十五為

銅八斤二兩有奇矣銀一流直錢千則每兩直百

二十五為銅一斤十兩有奇矣金一兩才抵銀五

兩則金視今頗賤而銅一斤十兩換銀一兩則銅視今亦甚貴矣自晉宋以降金漸少而價日昂元史云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此赤金即黃金之最美者是金價十倍於銀也明初直又減洪武中每金一兩當銀四兩或五兩永樂中當銀七八兩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金愈貴則政愈亂君子可以觀世變焉近制銅錢每千約重八斤有奇直銀一兩金一錢則金之直銀一倍於漢銀之直銅四倍於漢金銀益貴而銅乃極賤矣虞夏三品相直之數不可得而聞然古之善理財者大率以銅錢權百貨之輕重而又以金銀權銅錢

之輕重遇有用錢之多者即以金銀代之其或金

銀少則當予金銀者亦以錢代之

漢書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

與萬錢使三品互相流通公私綽乎其有餘而百貨之

貴賤常得其平此足國富民之道也

黃金之為物生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雖遇改鑄亦無虧損故古時黃金最多上下通行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趙肅侯以千鎰使蘇秦約諸侯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亦齊千鎰齊魏孟子兼金百鎰宋七十鎰薛五十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越賜虞卿百鎰嚴仲子奉聶政母百鎰漢文帝賜周勃黃金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

而武帝以公主妻樂大至齎金萬斤衛青出塞斬
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
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
府曰董君所發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
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
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
黃門鈎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
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
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
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關羽張飛
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

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
為下方黃鐵梁書武陵王紀黃金一斤為餅百餅
為造至有百造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
舜典疏云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金
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自漢文帝至此本
知錄然則黃金之

耗減實自南北朝始也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
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為難得之貨何也對
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此固其一端矣然
摹畫宮闕塗飾器服有銷金泥金貼金剔金及為
絲為線之類名號非一皆耗金之由也草木子云
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故齊武帝禁不得以金

銀為箔宋世亦屢申銷金之禁良有以也且海內
產金之地無幾鑿山披沙積累於銖兩之微其得
之甚難矣而用金之費不啻如上所言浮圖宮闕
器服之外又加以和戎之歲幣通番之款市掖庭
之私藏權門之賂遺皆一入而不復出金安得不
日耗乎夫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但使菽粟布帛
公私充羨金少亦非所憂而或倡為開採之說則
貽害不可勝道元時採金之處益多至求之內地
不足而移其患於滇中滇出金亦少蠻方甚以為
苦嗟乎投珠抵璧之風不可再見矣昔有言我治
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者彼獨何人而乃

竟為絕德邪

古者白金為中幣亦以完質相授無剪鑿鎔銷之
事銀一名鋈說文鋈白金也詩小戎曰陰鞮鋈續
又曰鋈以釧軸又曰公矛鋈錁則器物亦有以銀
為飾者秦制幣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而
銀為器飾寶藏不為幣漢初因之至武帝造白金
三品銀復為幣唐宋時上下通行之貨亦皆以銀
唯嶺南用銀迨金之季年寶泉日賤民間但以銀
市易上下用銀由此始也近世權百貨以行於海
內者唯銀最為流通其數當亦不減於昔而每患
其寡則以兩稅之折色歲輸白金存留者少而上

供者多民間之銀一往而不返也古未有以錢為田賦者自唐楊炎兩稅之法行始以錢當租庸之歲入矣亦未有以銀準錢而為賦者自明正統末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而錢遂不行於上矣夫以錢為賦責農之所無當時尚有錢荒之患况地之產銀倍少於銅而歲輸白金動以千萬計彼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勢必賤鬻穀帛以赴公程遇凶年則舉倍稱之息將有如聶夷中詩所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者民何以為生故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縱令餘糧棲畝野蠶成繭而正供無辦衣食不充財終

不可得而阜也

銅之為用甚廣一曰鑄幣管子云先王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刀布即銅錢也又云禹始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贍民於厄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食貨志云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貨幣權輕重以救民師古云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是也二曰鑄律度量衡律歷志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

是也三曰鑄樂器鐘罇鈺鐻錡于之類凡金奏之
所用是也四曰鑄鼎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郊祀志云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
於荆山下是也五曰鑄兵左傳楚子賜鄭伯金盟
曰無以鑄兵注云古者以銅為兵食貨志賈誼言
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取官銅物候月
蝕鑄作刀劍鉤鐔是也銅雖下品而其用於世也
視金銀尤為切要是以先王寶之後世唯鑄幣為
多而耗銅之事更有三焉一曰鑄佛像吳志劉繇
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魏書釋老志天安
中造釋迦立像用赤金十萬斤是也二曰鑄柱董

安于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荆軻
擊秦王於殿上中銅柱是也三曰鑄人物始皇聚
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魏明帝
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置黃龍鳳凰各一他如銅
馬銅駝之屬是也是皆衰世之事非先王之法而
民間所用之銅器日新月異尚不在其數此銅之
所以益少錢之所以漸惡而唐宋峻禁銅之令亦
補偏救敝之一術與

周禮揚州曰其利金錫考工記曰吳粵之金錫是
錫亦揚州之美利也而禹貢無之未詳何故說文
五色之金黃為長青曰鉛赤曰銅白曰銀黑曰鐵

而錫則曰銀鉛之間是為五金之間色矣竊意五金之名起自秦漢以後唐虞之世鉛鐵自稱鉛鐵周禮錫與金對言可見鉛鐵錫皆不名金三品之中不容有錫也考工記鳧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皆以錫齊才細反金為之食貨志言秦始以銀錫為器飾寶藏而不為幣則周以銀錫為幣可知漢武帝以少府多銀錫乃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參考諸書錫次於銀亦用之不可闕者鉛鐵皆貢而錫獨無殊不可曉豈寶藏之興各有其時禹時揚州之錫未開抑或開而猶未盛行於世邪

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釋文瑶音遙琨音昆馬本作瓊章昭音貫渭按篠簜史記作竹箭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梗梓豫章正義曰瑶琨王肅云美石次玉者也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即牙也考工記犀角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旄旗

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榎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職后裸獻則贊瑤爵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則知瑤者玉之次也琨按說文云石之美者則琨次於瑤又可知矣五孔傳云瑤琨皆美玉說文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按真玉亦有差等瑤或是玉之次者於詩禮經分別玉瑤之義亦未有害也但不當以為玉之美

者耳若琨則未有以為玉者傳謬薛士龍云瑤今琰字蜃甲似玉者大非金吉甫云琨即今崑山石恐亦未必然要之瑤琨不如美玉而優於怪石則可以理斷也

周禮揚州曰其利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篠也邢疏云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為箭幹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劉逵吳都賦注云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為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然通典撫州貢箭籥百萬莖則江西亦有是竹矣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

節以英蕩輔之鄭注云以竹爲函加以畫飾盛節器也蔡傳云蕩可以爲符節誤矣郭注爾雅蕩竹引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與孔傳大竹解不合人皆疑之渭按篠定是小竹蕩大而節更疎然亦有小者吳都賦注引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此竹闊節而大至圍尺五六寸周官符節之函蓋取諸此也簫管之材大於箭幹王褒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李善注云江圖曰慈母山出竹作簫笛有妙

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異衆處自伶倫採嶰谷後得此竒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罕稀也言節稀而相去標竹之扶疎也此竹蓋蕩屬之最小者儀禮所謂蕩在建鼓之間者也篠中實故中箭幹蕩中虛故大者中節函小者中簫管郭注不誤人泥孔傳大竹之說反以爲非耳林少穎云齒革羽毛謂凡鳥獸之體可以爲器飾者皆是孔氏以齒爲象牙革爲犀皮毛爲旄牛尾似不必如此拘定渭按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

當邦賦之政令掌皮秋斂皮冬斂革左傳臧僖伯
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皆
謂平常鳥獸近地之所生者若夫荆揚之貢即不
盡如二孔所舉亦必貴美之材他州所無故禹特
令貢之不然則徵諸甸服而已足矣舍近取遠何
為也哉

象犀孔翠之屬皆出嶺南故有據此以為今兩廣
雲貴交趾之地本在禹貢九州之內者而其實非
也蓋諸侯之貢有獻其土之所出者亦有市取其
附近之所出以獻者荆揚南抵五嶺商旅往來百
貨流通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遠方之珍奇不難致

也魯頌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
金淮夷在徐域三者皆非其產也而淮夷獻之齒
革羽毛之貢從可知已

島夷卉服

釋文卉徐許貴反

傳曰草服葛越正義曰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
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
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蘇氏
曰島夷績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渭按地理
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又會稽海外有東
鯷音題人為二十餘國皆以歲時來獻見蓋即此之
島夷百草總名卉卉服殆非一種去古已遠不可得

詳葛越吉貝木綿亦仿像言之而已

島夷在揚州東南海中孔傳云南海島夷誤由以
志州界為南距海也吳幼清云東海南海島上之夷
曰分東南為二亦未當薛士龍云島夷朝鮮甌駱之
屬朝鮮在東北甌駱非島居者唯古倭人東鯤諸
國可以當之韓退之送鄭尚書帥嶺南序云海
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
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今按林邑以
下在西南海中不得言東南此等距揚海絕遠告
成時並未來貢也

漢志會稽郡有冶縣師古曰本閩越地志云東鯤

在會稽海外今直福建東南諸國是也後漢東夷
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其
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
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魚豢魏略曰倭在帶
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
倭種蓋倭國有二其在帶方東南者即漢之倭人
後漢書所謂倭在韓東南大海中者也度海千里
復有倭者即漢之東鯤人後漢書所謂大倭王國
直會稽東冶之東者也東鯤今為日本按唐書曰
本古倭奴也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
月行南北三月行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

臣附之故後漢時稱大倭王云

舊唐書云婆利國有古貝草緝其花以為布麤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文昌雜錄陳襄曰閩嶺以南多木綿土人競種之採其花為布號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蓋俗呼古為吉耳王氏日記云卉服蔡傳兼以木綿為言丘文莊亦以為唐虞時島夷或以充貢而中國未有也故嬪婦之治止於絲枲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關陝閩廣首獲其利閩廣通商船關陝接西域故也今按唐虞時

果已充貢豈有歷代傳記略無及之者元史食貨志亦不之載是當再考也渭按卉服非一種猶皮服之不可專指為貔為豹若羆也說者以葛越為中國所有而必求一異物以當之故有吉貝木綿之說要之二者皆未可定且吉貝出閩中古貝出林邑婆利尚不知是一是二又安見其果為當日之所貢邪

以皮卉為島夷所服然則淮夷蠙珠暨魚亦將為自佩此珠自食其魚乎大抵漢儒解經逐句立說不能貫穿前後故往往有此弊

厥篚織貝

正義曰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
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也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
織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
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孔傳云織細紵貝水物夫既以織貝為二物矣但
曰織安知其為細紵乎林少穎云古人以珠貝為
貨珠既入筐則貝亦可以入筐渭按蠙珠不入筐
其璣組入筐者璣貫於組以組為主亦服貢故筐
之不可與貝同論也又按虞夏之世珠玉為器飾
寶藏而不為貨貢龜則尊之曰納錫其不為貨可
知貝亦未聞為貨為貨自夏始桓寬鹽鐵論曰幣

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易震之六二曰億喪貝書

盤庚曰同位具乃貝玉顧命大貝在西房傳云大

貝如車渠

陸德明云渠車輶也

伏生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江淮

取大貝如大車之渠鄭康成書傳云閔天之徒求

盈箱之貝以賂紂周書王會云若人玄貝孔晁注

曰若人吳越之蠻玄貝班貽貝也王應麟補注曰

爾雅玄貝貽貝注黑色貝也漢食貨志言秦并天

下龜貝始不為幣則周固以貝為貨此玄貝所以

貢也禹致貢在堯時猶未尚貝作錦名為是貝有

玄黃紫白之文象五色之織故取以名焉漢世美

錦出成都則又不在揚而在梁矣左思蜀都賦云

貝錦斐成濯色江波是也

蘇氏云吉貝文斑爛如貝亦引詩貝錦為證故蔡傳謂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筐焉王明逸云吉貝之名但昉見於南史不可因布名吉貝而遂以為織貝之精者且筐屬通州實非出於島夷也

厥包橘柚錫貢

釋文橘均必反柚由究反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與荊州納錫大

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為非常並在筐下顏氏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蘇氏曰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錫命乃貢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說文曰柚條也似橙而酢橙橘屬郭璞爾雅注曰柚似橙實酢生江南金吉甫曰沈存中謂本草柚皮甘今所謂柚其皮極苦而橙皮甘古之柚蓋橙云

葉夢得曰橘性極畏寒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地必面南為屬級次第便受日陳襄曰

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
柑橘最佳渭按今浙東江西橘柚更多福建多且
美皆在揚域唐時杭台洪貢柑橘而蘇常湖無之
然古今事變不同震澤為禹功所及以洞庭言亦
未為不可也

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化為枳此地氣然也屈原橘
頌曰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注云言橘受天命
生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也呂
氏春秋曰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史記曰蜀漢江陵
千樹橘漢志巴郡朐忍魚復二縣有橘官故蜀都
賦云戶有橘柚之園然則荆梁之域皆產橘柚而

獨揚貢之者蓋揚產特美禹時揚已令貢之此物
不常供須用頗少故後至荆梁不復使貢也孔傳
謂包匭之包亦橘柚而正義曲為之說曰文在筐
上者荆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揚州則不常也王
肅云橘柚錫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
也謂揚少而荆多且善殊為顛倒至於截包字為
五句而以為橘柚猶以織貝之織為細紵也其謬妄
不待辯而可見矣

鄭康成說錫貢云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
貢錫所以柔金也此蓋據職方言揚州產錫故以
此文當之然則豫州之錫貢亦為金錫之錫邪豫

不聞產錫也且貢錫而謂之錫貢又繫於厥包橘
柚之下其不通甚矣聖經豈有是乎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釋文沿悅專反鄭本作松當為沿馬本作均渭按史記亦作均集解鄭玄云均讀曰沿

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沂江沂是逆沿是順故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逆也易氏曰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邗
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也渭按此經
蒙徐之文曰達于淮泗則由荷入濟可知矣經叙東
南四州之貢道首尾相銜層層脫卸化工也非畫筆
也

陳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
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
也此說亦通然吳語夫差曰余沿江沂淮又越師
沿海沂淮以絕吳路則沿對沂言明是順逆之辭
與左傳沿漢沂江同當仍舊說
揚之貢道自常熟縣北之大江順流而下至太倉
州北七鴉浦入海而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臯
興化鹽城山陽縣東而西入淮口沂流而上歷安
東縣南山陽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入
泗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
清口本名泗口今其道為黃河所奪
左傳哀九年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杜注云於邗江

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一作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吳越春秋吳將伐齊自廣陵闕江通淮亦曰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名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射陽縣屬臨淮郡晉義熙中改曰山陽縣射陽湖在縣東南八十里縣西有山陽瀆即古邗溝其縣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也

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之貢必由江入海以達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說本蘇傳今按溝通江淮事在左氏哀九年黃池之會則在十三年即吳語所云夫差起師北征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者也一自江通淮一自淮通濟本二役亦二地東坡誤合為一朱子偶讀漫記曰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爾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

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沂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

按今

來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

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既專

達于海故得列於四瀆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沂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沂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

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沂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孟子後九百餘歲其言始驗若預為之兆者亦屬異事

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南

入北非自北入南也即以邗溝既開時言之孟子云淮注江亦誤然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荆撰水經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為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早若金底然潘季馴兩河議曰高家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

酈道元云晉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

江入埭則邗溝之首受江處固已改矣而水之北流如故也據史所稱則南流當起隋世又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而北通射陽湖以抵末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為西矣八年數道伐陳燕營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海則山陽之瀆雖稍增廣猶不勝戰艦至大業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也宋史河渠志一詔云邗溝曾為吳王濞所開廣不知何據由是言之則淮湖之水南流入江實自煬帝大業初始蓋溝闊至四十步而又變曲為直北水南奔浩瀚倍常江

流反為其所遏而不能北入朱子所以云自高郵入江不得為沂也李習之不知水流已改故其來南也有沂江之說與古時閘合在當時却相反吳幼清云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二水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隄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渭按後世堰閘之法可以隨時啟閉舟至則開舟過則閉今運河諸閘皆然不聞有拽舟之事邗溝當亦如此且左氏明言溝通江淮何以云未嘗通流邪或問吳自哀九年溝通江淮之後十年伐齊十一

年又伐齊十二年會魯于橐皋十三年會晉于黃池國語云夫差既退使告勞于周曰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其所沿沂者非即邗江至末口之道乎曰非也射陽以南之水引江以通湖不可謂之江射陽以北之路由湖以達淮不可謂之淮其所稱沿江沂淮蓋即禹貢揚州之貢道耳何以知之邗溝之開杜注但云通糧道其水未必能深廣觀隋開皇中山陽瀆既開而猶不勝戰艦則吳人所乘餘皇戈船之類不可由此瀆明矣故哀十年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年黃池之役於

越入吳國語云越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嚮使伐
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汎海其自會而歸
越師欲絕其路亦必沂江而不沂淮矣故知吳王
沿江沂淮仍用禹貢揚州之貢道也而沂不汎
近世言海運者皆以禹貢爲口實且謂事始於秦
今按主父偃上書言秦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
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北河在秦九原郡界
與東海無涉唯唐人實用海運開元二十七年以
李適爲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見唐會要杜甫詩云漁陽
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
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布汎海凌

蓬萊此元人海運之鼻祖也元法用平底海船運
糧自江出海北抵直沽行一萬三千餘里初更兩
月後乃僅月餘省費不訾然風濤叵測人舟漂溺
無歲無之而議者謂雖有此患視河漕之役所得
實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明人亦嘗用之尋被
漂溺遂罷蓋都幽燕者脫有意外之梗不得已而
出於斯以紓朝夕之急是或一策若夫揚州之貢
道則自江口以至淮口汎海不過六七百里並岸
而行本不甚險豈可與元人同日而語議者乃藉
口禹貢欲復海運委民命於不測之淵以偷取一
時之便仁人君子爲之寒心嗟乎勃碣之間膏壤

千里水田可興農政可修說見第十九卷旬服下太平之基萬世之利端在於此謀國者慎無輕言海運哉

禹貢錐指卷第六

出於淇以極陳之之急畏如一策者夫對陳之責
實之越然天之世朝豈不察也人亦嘗用之矣
無效無之而難者隨地而地惠財而費之於世
民對以勤民輸官費不嘗然風雷可憫人共
跡自二出動非於此而薄三
蓋來北入入動動之阜上世天於



